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

碑

重脩南鎮廟碑

會稽山在郡城東南十五里地氣廣博而降厚峰巒
蒼翠上出霄漢而天柱石駭卧龍諸山皆環列其下
如臣妾之事大君固不順伏趨嚮周禮職方以為揚
州之鎮信夫隨開皇十四年始即山立祠唐天寶十
載詔封永興公祭用南郊之日歷代遂著常祀國朝



加號王爵以孟春之月遣使齋香幣祠一大牢守吏齋宿具三獻禮其崇報之典視昔有加焉獨廟無守者有司又少涉其地風雨凌暴久而不免於摧敗傾壓矣至正四年春廬陵夏君日孜來為尹以故事謁廟下顧瞻旁皇曰尚可緩乎亟詣郡白狀郡長貳咸是其議俾更新之於是邑人相率分事竭作去其朽蠹易以堅良既增既廓百度具興閱三月工師告成重門廣庭挾以脩廡殿寢閑閑齋廬翼翼神庖賓館悉稱弘麗且命道士陳道盛守之盡覈故田奉祠事餘以給其食鼓鍾之聲鏗錡四達齋心竭誠朝夕惟

謹然后克稱朝廷敬恭明神之意而山靈川后鬼物衛從百怪之狀亦歛然森布流動於煙雲莽蒼中矣竊惟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而天子巡行四嶽則舉望秩未聞其祀鎮山也史傳雖稱秦皇東祀會稽而未聞其廟祭也然則歷世共事弗絕何歟蓋山川能出雲雨則法當報祀而其神明之會非假屋室象設宜無以寓其卷卷款款之誠此南鎮之廟所以歷千數百年而益盛也况世傳神禹之興朝諸侯於斯乎嗚呼神人協和而后理化大行六沴不作百敷用登吏茲土者其可昧所重輕哉然廟雖隸縣境而山實

一郡之望山雖望於一郡而靈氣周流未嘗不上下
磅礴乎吳楚之域斗牛之墟也是役也固以見郡政
之舉而夏君亦知所重輕矣因作迎送神詩二章俾
郡人歌以侑祀曰

神氣磅礴兮下廣深鎮南服兮鬱嶽峯宮庭位兮孔
碩松與栢兮蕭森神之施兮澤濡惠我民兮不疵以
愛錫祀兮自天函香兮孔蓋神穆穆兮降升載雲霓
兮翠曾來黛忽兮從如雨盱豐融兮于豆于登
湖之類兮山之陽神燕娛兮中堂歛參差兮拊鼓折
瓊華兮奠菽漿神將歸兮載起龍兩股兮旗旖旎神

不留兮柰何我之思兮曷已野有稷稼兮隰有蒲荷
俾民樂康兮降福不那春秋兮灌薦風雨兮崇阿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南嶽衡山在荊州之野祝融之墟蓋五嶽之一也自
黃帝堯舜以來莫不崇祀而副以瀟霍二山漢武南
巡以衡山遐遠阻江徙祭其副徵諸典禮班班可見
我國家混一天下歲時遣使代祠惟謹杭州北門外
故有霍山行宮圯壞不治比年將吏有別建廟於太
平里之通衢以祠神之從者層簷窮棟䟽櫺闥戶金
碧輝煌規制宏麗戊戌秋九月丞相康里公過而見

之進父老曰東嶽在魯境內所在猶廟祀不置况衡
山寔莫我南服者乎然惟從之祀而象設未正非禮
也乃捐金命工中塑嶽帝象旁從六神兩廡繪山川
鬼物之狀車馬仗衛出入之儀因其舊而更新之明
年正月率僚佐蒞事于廟裸薦興俯小大成一靈風
肅然神若歆享因顧左右曰若是固足以稱神明之
居矣然不可不思所以經久者乃割錢唐履泰鄉官
田六百晦命龍虎山道士視升智掌其祠事仍以西
太乙宮真人王用亨主領之未幾升智又買廟後民
地得六百餘步以增創之然後殊庭真館邃宇重堂

莫不秩然並起矣既事執事者請紀其成竊惟漢武
因其近以忘其遠即其副而遺其尊曷若廟貌之設
猶不失其本真哉况山川之氣無所不通神之周流
亦無往不在精誠感召如響斯應秩而祀之又何嫌
焉乃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靈連蜷兮夷猶駕文豹兮赤虬不我即兮我心則憂
靈繽紛兮來下朱兩幡兮從如雨舞婆娑兮坎其擊
鼓鬱金裸兮椒漿丞斝兮芳薌靈醉飽兮在堂靈之
去兮不我婚湖水春綠兮吳山秋望回颿兮綢繆祛
予灾兮逐予厲降予以福兮壽且祉歲復歲兮報祀

無已

杭州新城碑

至正十八年春平章謁大尉曰錢唐東南重鎮地當衝要城郭不完其何以守太尉曰然茲實大役女其白之丞相丞相謂天方旱民將弗堪議久未決則又曰丞相無憂也當有以處之遂詣太尉請出粟二十萬石以始興築命郡守謝節考觀圖志以諮故實度地植表以正方位視民力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以均其徭發姑蘇吳興嘉興松江四郡及一州兩縣四隅之民更相作息以亟其成猶慮夫趨事之或息

也則督部將先築錢唐門並湖者數百丈為之程勸且誓群有司曰凡今之為非徒勞民且費也勞之將以休其力費之將以衛其財諸君其勉喻之吾且日視其勤惰矣其自候潮門步自東青門則平江守周仁治之自錢唐門步至豐豫門則吳興通守陸大本判官張士俊治之餘杭則嘉興通守繆思恭治之良山北新清波則松江通守謝禮推官馬玉麟治之和寧與錢湖則屬之海寧州仁和縣而總其役者實謝節也令下之日風馳電驅小大奔走莫敢不共伐石于山浮木于江舟輸輦載千里相屬荷鍤揮杵萬堵

皆興曾不三月而功已告成凡用石之工一百六十
二萬木之工一十五萬圻之工一百八萬金之工二
萬徒一千三百五十萬土石磚甃灰鐵木植麻象之
數累鉅萬億而不可勝紀也城之周六萬四千二十
尺高三十尺厚視高加十尺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
馬甃以貞甃錮以堅珉礦墜墜塗雪立虹貫舊城包
山距河故南北長今則截鳳山於外絡市河於內故
東西廣而廣輪適中焉為門一十有二東曰候潮曰
新門曰崇新曰東青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
豫曰錢唐南曰和寧北曰餘杭曰天宗曰北新上各

建飛樓四楹而外為甕城門皆左右闢其餘艮山清
波各為月城環旋出入互相屏蔽鑿石為樞冶鐵為
扇金鋪銅環啓閉有則縣以飛梁塹以重壕內凡二
百步設鐙道以上下人馬外凡百餘步岌方臺以便
矢石其上則發號之亭邏卒之舍睥睨樓櫓連輓飛
礮靡不畢具於是崇墉堅壁若天造地設神鬼變化
而形勢為之一新矣經始於十九年七月十三日迄
功於是年十月某日平章乃諏吉日戎服上馬監軍
司馬握刀抽矢從以鼓吹登城合樂以大落之千夫
行酒萬牛共炙高管過雲飛旌耀日文學智謀之士

貔虎熊羆之將頡頏起坐更迭唱酬遠近觀者盈城
溢郭閤不心懼目駭以驚異其儀觀之偉成功之速
也既事其賓僚將校相率請文以垂顯刻固辭不獲
而其請益堅遂為之記曰杭之為郡左江海右湖山
內接京畿外控諸國潮汐晝夜一再往返風飄雨舶
瞬息千里象犀珠玉之珍杭稻魚鹽之利常溢於廬
市而其俗又機巧多技能故五方之人咸集於此邑
屋繁華貨殖填委可謂庶且富矣其城創於隋楊素
者過迴三十六里竒廣於唐錢鏐氏者七十里方是
時五季迭起干戈相尋錢氏獨能保有茲土以國觀

宋及我天兵南下農不弛耕市不易肆涵煦休養又
將百年故民生不識兵革而城郭益廢不治十數年
來遭時弗靖或遇小警則民心惶惶奔走駭散而守
者亦莫知攸措今平章乃能懲禍於既往防患於未
形食謀獨斷以作斯城使國本以壯民生以寧立久
安常治之基無一旦隳突之患所以贊襄丞相太尉
而翊戴王室者其功烈為何如哉昔者南仲之事文
王則城朔方以息四夷之難仲山甫之事宣王則城
東方以弭諸侯之亂播之聲詩載諸簡冊千載而下
猶使人咏歌欣慕不能自己然則平章之興茲役也

其有見於南仲仲山甫之事其君者歟勒銘垂勛其
可少乎詩曰

於赫皇元曩坤括乾作民父母聲教誕宣二祖九宗
垂統繼極皇帝嗣位克肖天德百年于茲文恬武嬉
萬國一家城郭弗治人衆物盛譽生不測海內騷然
小大失職皇帝曰咨孰殿東南會謂康里協于帝心
汝作丞相子旬干理懷柔協和以對天子有嘉太尉
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仲也死節行錫廟食
季也東鈞兼總宥密騰茲錢唐左湖右江提封千里
實爲大邦曰隋揚素載興版築五季之際保于武肅

宋復休養生齒日繁仁漸義摩則惟我元盛極則否
民亦庠止狂童墮突四郊多壘不有嚴城其何以寧
迺究迺度迺經迺營迺召長吏迺集將校令出維行
是則是効按圖審勢元財鳩工師徒響應役夫景從
荷鍤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工各立部位樹幹林比
聚甃山巍縣梯輓石鬼運神移力作薨薨和聲許許
並驅齊興千雉萬堵崇墉既起壯我雄藩鑿樞承鍵
截鐵成關虎符魚鑰式嚴啓閉動靜應時內外合制
窮樓傑閣倚天絕雲丹碧炫耀五采成文限以長壕
防以連埭跨以飛梁洞屬闌闔舟航水塞車馬陸填

百貨之委商賈貿遷珠玉象犀南金大貝休任雕題
諸蕃畢萃既庶且富則教其民民曰忠孝敢不敬承
忠以事君孝以事父允蹈斯言天錫爾祐昔也無城
民何所依今也城成按堵而居昔也我民朝警夕備
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于以康之我有粟帛
于以藏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誰之力
伊誰之力相臣將臣固我金湯以衛我人吳山蒼蒼
海波不驚天子萬壽四方底平

建安忠義之碑

至正改元之卞八年皇帝重念閩海道遠用兵日久

民弗堪命詔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化帖
穆爾以便宜移鎮之公既蒞事務脩厥職明年淮寇
陳友諒遣其偽將鄧克明等由建昌分三道犯閩又
明年春三月陷延平夏五月乙亥圍建寧時經畧使
伯顏不花在中遂以總管阮德柔為叅知政事調
度諸軍都事余元善檢校趙璋治文書以佐之達魯
在赤般若帖木爾主餽餉同知陳子琦賈埜驢莊文
善各率所部往來接戰仍與理問景福昔寶萬戶劉
八十朱建安鎮撫獲吉刺歹田成住李庸嶽丞祖脫
因不花劉丞祖唐齡府判廉荅里麻周宗仁推官左

惟溫經歷徐興福清州同知蘇顯忠等分門拒守江西行樞密院副使明安與軍政元帥呂天澤司礮石江西僉憲察伋揭汝江東僉憲余觀詢謀勉勵以獎士氣尋陞陳子琦為郎中賈埜驢為理問莊文善為宣政院判官甕吉刺歹田成住為萬戶既而賊勢益張公急督牙將合諸縣兵援之秋七月丙子復延平戊寅建寧圍解又明年春三月鄧克明復導渠帥胡廷瑞康泰大舉入寇三月庚申陷邵武五月辛未奄薄建寧城下當城西北立十數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機弩晝夜攻突不少息城中食且盡公聞之顧謂叅

政張裕曰此劇寇也我當親往督師凡資糧靡屨之在行者子其速治之平章完者帖木兒左丞帖木烈思奮然起曰公掌符節義不可行行在我等即日誓諸將于庭禡旗纛鼓行次延平號令嚴肅道路所經果毅如故賊聞官軍且至攻益急平章謂左丞曰賊今深入建圍未可卒解汀州總管陳有定戰數有功以為叅政任上流事則賊勢自分左丞曰善然非躬往不可秋八月壬辰左丞馳數十騎冒圍入城中城中軍民呼號喜曰左丞來吾屬生矣時叅政阮德柔寔總軍事且以其兵守平政門叅政魏留家奴以其

兵守南門賈瑩驢陞元帥以其兵守朝天門陳子琦
陞總管以其兵守臨江門申號令以嚴備禦者達魯
花赤蔣吉沙同知天保四萬戶如故而益以喚住董
桓也據要衝以為聲援者右丞章完者叅政鄭收龔
思永行樞密院判官賈杞禿也近以舟師次水南者
延平達魯花赤趙唐兀反也編寓而籌策者仍三僉
事更佐以江西經歷葛元喆也在告而分任其事者
郎中鄭潛達魯花赤般若帖木爾也九月賊梟將幸
其復益兵來攻我去城不五十步連置營壘勢危甚
乙卯左丞率都事張貞王斌理問易理雅思及掾屬

等會諸將于官山新城議所以擊賊者於是阮叅政
首出拱北門焚橄欖山砦魏叅政出南門棄水南砦
賈瑩驢敗餘黨於菱角塘陳子琦董天麒亦敗之於
萬安州獲牛羊馬驢甲冑鎧伏之屬不可勝計賊自
相踐溺死者千餘人丙辰賈瑩驢乘勝復建陽戊午
陳有定復邵武賊散走者輒遮殺之餘悉度關以遁
平章左丞既振旅還會府論諸將功公方第其賞賚
之等諸將咸曰去年建寧受圍六十四日大小三百
餘戰居民壯者執干戈老弱運磚甃婦女治饗殮晝
夜目不交睫四面矢石襍下死傷甚衆雖重創且攘

臂轉戰不已城賴以完今年圍又一百八日居民力
戰視昔勇益倍倉庾竭則悉出穀粟以給餉帑藏虛
則傾所有繒帛金寶珠珥以助費至於剝木皮直草
本以待頃刻之命猶分食飲以食戰者雖童孺羸瘠
亦乘城怒罵誓不與賊俱生建城幸不陷而我等得
以成功者皆吾民奮忠效義之所致也其敢私賞賚
而忘吾民耶公曰善哉旣行賞乃命推司發廩鹽四
千斛以遺民食仍命有司立石通衢題曰建安忠義
之碑為八郡勸以師泰嘗丞之太史也其事始末來
徵刻文竊惟先王建邦設都必負谿山之險巖壁壘

之制者所以禦強暴而防禍亂也然而高城深池卒
不能勝一朝之變由民心之不固也是故教之智仁
以育其德道之任卹以和其行勸之樹藝以厚其生
薄其賦斂以休其力然後上下相親休戚相係若子
弟之衛父兄設有患難雖使之赴湯蹈火猶且不懼
又甯疾視其長上而不知救也耶比年橫兵連起所
在吏民望風遁去連十數城無一能守者甚者反為
嚮導甘於臣僕又甚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天綱人
紀於是極矣獨建安之民能以孤城抗守連歲非真
有所見者能之乎吁偉矣哉夫忠義固本於人心而

激昂獎勸則在上之人今相府不有其功而歸之諸將諸將不有其功而歸之於民民其有不效死者乎况建安實徽國文公講道之地郡縣有祠閭里有塾而五劉之忠三蔡之學游胡真氏諸先生遺訓具在凡事上使衆之方尊君親上之道其父兄子弟聞之孰矣茲以數千之遺黎走十萬之強寇休風丕烈卓然冠乎東南而光照海岳厥有由哉為之詩曰
元德天齊帝敬日躋奄有萬國遂式九圍盛極釁生
狂狡突隨河蔓南北山延東西于淮于江流禍不已
暨于閩邦叫呶讙起鴟張角拒毒甚虵豕犯我疆場

瀆我國紀維爾建安城固以完再至再敗卒莫我干
我民繹繹我師桓桓各率爾力以卻凶頑倉庾之竭
民則我食帑藏之虛民則我給不令而趨不呼而集
載戰載守靡日靡夕寇旣退矣賞賚斯論相日女將
將日女民功成不有懿德是敦寤躬克讓遂有休聞
天佑其忠人服其義孰不買勇以張士氣芝山巖巖
連水瀰瀰生旣復生死猶不死維學之正維道之隆
施於後來烝烝其從抑澆揚淳以激其風伊誰為之
徽國文公平章日都宜錫爾羨敢錄以聞稽首北高
天子聖明東南寔眷刻石垂休臣百其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公功德
之碑

皇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承平百年民生熙熙不識
兵革一旦釁起汝蔡毒流荆楚以及江浙皇帝重念
茲寔大藩非得威信重望之臣不可迺至正十二年
秋詔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童移鎮之冬
十有二月公至視政其時江東之饒信徽廣德鉛山
浙西之常湖建德悉陷於賊且急犯三關以窺省治
公召僚佐將帥語曰皇帝以重地畀我等治方地萬
餘里屬郡三十二今若此忍時刻緩乎爾其即率所

部分兵以進其或資糧有不供器械有不備凡在行
有不給者其責在我紀律不嚴戰鬪不力慢期愒日
以殄我師則罪其可辭於是大小震懾莫不用命所
向克捷曾不踰時郡縣皆復乃合長吏按視民數盡
出註誤勞來招集俾安其業仍發粟賑之而後流離
之民遠近畢至矣省治燉爰舍露處吏告經始公謂
故址隘不足以稱大藩之觀宜更大之或以後重費
廣白公曰吾方藉此以贍貧民奚為不可是殆非若
等所能知也遂伐石於山浮木於江分官董工萬手
並作功既落成而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杭郡學創而

復廢會其所入不足取旁郡學院餘財益之規制宏
敞視昔有加公率僚屬行舍菜禮彬彬揖讓在泮之
士咸稱頌焉其他官寺傳舍樓觀之屬有關於政者
罔不完治雄書大扁弘偉端重識者以為如其人十
四年冬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大舉南征一切軍
資取具江浙穀粟蕪薪橐結之需弓矢刀劍戈矛甲
胄之用動以萬計陸運川輸千里相屬使者督趣旁
午公能推誠感物以簡御煩周旋上下曲盡其道遂
使民不告病官無廢事明年春常州無錫盜起縱兵
大掠進逼郡治斷驛道衆議以重兵殲之公曰赤子

父幹羅思光祿大夫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贈益國公
公蚤以勲臣世家之胄遇知仁廟給事內廷後長宿
衛擢授中奉大夫太宗正府掌判三遷至資善大夫
上都留守出為淮東廉訪使入為工部尚書拜河南
行省叅政左丞進資德大夫甘肅行省右丞遷山東
廉訪使改樞密副使陞同知除侍御史陞中丞領侍
儀司事兩陞皆特命也進榮祿大夫江西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遷太府卿復留守上都提調虎賁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加光祿大夫平章行省遼陽遂來行
浙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未行改平章行省淮南未行

還任江浙加銀青榮祿大夫踰年改福建行省平章
未行天子念公久勞于外且南臺按治四省為尤重
特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賜上尊御衣以
寵異之實十八年秋九月也公既去之五月杭大夫
士及其庶民父老日造丞相府俯伏頓首請曰吾儕
小人得不即死以至于今日者丞相與平章力也丞
相幸留惠我而平章已去省吾民獨能已於思乎將
圖刻於金石樹之肖門之外以昭示無窮用敢冒昧
以請丞相以屬師泰師泰不敢以固陋辭遂為之銘
曰

維帝作極維臣共命維嶽降賢俾輔元聖龍驤虎躍
乘風翼雲統一萬國坤寧乾清有偉康里世著茂蹟
帶礪河山子孫奕奕祖也益國錫爵上公父也繼美
通纘大功維賢有子克承克似遇知仁皇入備宿衛
能以恭謹出入禁闈帝曰女衆女其長之女賢女文
可判宗正我還女留我京女尹出則司憲入則考工
克脩女職令聞日隆河南西涼既叅既丞樞機宥密
貳副繼登執法之司儀表中外玉帶袞衣歷踐台位
睠茲江浙新剏于兵疇其鎮之僉曰公能皇帝曰俞
女其予治衛以虎賁錫之弓矢公騎如雲公來自東

誓將出師誅止其克且附且降我疆我理宥註撫殘
其來如子粟施於廩其惠則均物取於市其賈則平
內節財用外蘇民力初寒盛暑朝出莫入民庶安矣
我心則寧乃構公堂乃營公堂既成孔廟有翼
敷政設教是効是則王師大舉其會如林供億百萬
悉資東南漕粟飛芻千里相屬指顧有方饋餉用足
彼蚩者氓梗于毗陵惟德之綏不煩以兵彼狂者獠
于杭之里德不可裒梟首以示公馬駸駸出鎮海寧
公來幾時海波不驚公胡遽行實長南紀公不我留
我留不已昔也克獷我掠我戕今也甫安煦我庠傷

昔也姦貪我朕我剝今也甫安去我毒蠱我飢公哺
我寒公衣撫我卹我我胡不思天錫我公彌壽遐福
以莫不庶以受百祿公曰豈敢天子聖仁惟天子萬
壽以福我後人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德政碑

至正十六年冬皇帝重念江浙用兵之久既遣大臣
出鎮之猶慮司風紀者不能深諭旨意乃以江浙行
省左丞丑的公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官廩
匱乏民力凋耗公私大困公視事慨然嘆曰天下承
平則擊奸去邪職也今日之事其在安靖而輯之乃

挈綱維申令典務存大體以清治化屬行臺移置會稽公需之物吏白下有同治公曰有司即擾民矣遂出公帑市于民悉當其直民甚便之杭之三閩曰昱嶺獨松千秋控扼宣歙諸郡公首議增脩堡壘嚴兵守禦賊屢犯輒敗去賴以無虞軍士有暴橫者短衣露刃白晝郡行市中殺人而奪之金有司莫禁聞公來皆避逃去且相戒曰監司大人不可犯也異時軍民雜處洺亂無別甚者遂私其室公語其帥於北閩門外夾河築五壘徙居之亂少已杭故無城保結之法久而益懈公更令戶大者長萬夫次千夫又次百

夫立部五別旗幟上下相維視它郡最為嚴整郡縣屬兵後吏並緣為姦公取其尤無良者懲之餘皆重於犯法司稅者多結市井無賴子分布遠近以漁獵商人令悉禁止物價遂平倉吏歲當更有司輒視貧富為去取公廉知其弊父老奉香擁拜道上曰此細故曰幸留意焉吾儕小人有所賴矣西湖書院在憲治之西尊經閣歲久益壞公出私庾白粳二百石大興脩之丹雘髹漆煥然一新識者固知其深有得於治本矣三吳之使來輸忠款丞相議遣官往報衆未決公獨力贊其成迨令民受賜焉十七年秋上聞而

嘉之擢行省右丞賜上尊金幣慰勞甚厚臺臣尋以
治狀聞監憲如初按太史周燾所著武功錄公以浙
東元帥董師江東克復三路二州一十三縣全活十
數萬人所至撫摩煦嘔民爭歸之及其還鎮于鄞也
置備城田以絕橫歛復亦秬糧以便輸納增鄉飲田
以敷禮讓凡可為斯民計者無不深思而致力焉及
今監憲又能維持綱紀周旋上下以康濟時艱非其
寬仁雅量包涵容蓄無施不可安能使人翕然嚮化
若是哉公字子元號春野蒙古氏曾祖聳于山泰師
中山王祖德里山河南行省右丞父萬僧江浙行省

平章公由近侍拜南臺監察御史歷四道廉訪使翰
林侍講學士累官榮祿大夫今為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銘曰

昔我世皇既定四方分命百司乃紀乃綱大江以南
隆為十道十道之長維賢允蹈睠茲西浙實為大藩
地廣物夥民庶事繁我公之來屬時孔棘務存大體
用作民則短衣朱抹白晝掠金片言之出強暴革心
奸吏舞文戕我善類罰止其尤罔敢或肆三閔頌頌
控杭東西連營高壘賊莫敢窺什伍其民互相保結
以戒不虞以安爾業閔征有度商賈乃來筦庫弊除

吏民畏懷乃新學宮以振教鐸重門廣庭寤堂傑閣
公既戾止玉節繡衣來游來觀是式是儀是式是儀
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克脩厥職皇帝曰都使往南國
文錦上尊式彰有德合鼎甫踐憲命復臨予非女私
寔民之心公拜稽首曷敢不欽天子萬壽以宣德音

重建清平山西天元興寺碑

杭之吳山西南行數百步其勢委而復起曰清平山
右旋而東浮圖居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歲贈太師
中書右丞相和寧忠獻王脫脫始來江浙爲丞相時
會西天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師駐錫茲山王見而異

之曰此佛祖上乘人也涉流沙萬里東來而適與吾
遇非夙緣乎乃厚出金帛施之俾拓地創業建大招
提且爲脩息之所越二年王還朝師居山中益久一
日謂其徒曰吾歸西天矣遂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
見之秦隴間者時已百餘歲矣至正乙未天子以江
浙用兵之久民力凋弊思復重臣治之遂以王季子
中書平章達實帖木爾階金紫光祿爲左丞相凡招
降討逆賞功罰罪一切許以便宜居數年政大脩舉
上聞而嘉之遣使錫勞加儀同三司因感嘆曰此皆
先王之教非臣之能也其將何以報國家之恩寵而

慰安先王哉間以暇日登覽湖山訪求遺事則寺燬
已久獨舊鍾存榛莽間王之名識具在徘徊願望惕
然興懷乃出錫金規復舊制工師效能民吏協勸曾
不踰月而寤堂邃宇廣殿重門藏經之室縣鍾之樓
香積之厨栖禪之館罔不畢具繚以周垣甃以文石
朱楹雕題寶幢珠絡佛菩薩天人之象香花燈燭之
供鍾魚鐃鼓之音鏗錡炳耀視昔益加盛焉乃更號
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又於殿左創屋四楹奉祠
先王割田以供祀事餘以飯其僧凡所以盡心圖報
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王康里氏幼侍武皇歷登

華要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以至命相封王其中
子帖木兒塔失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冀寧文忠王皆
以盛德大業垂勛竹帛王之在江浙也鑿市河以通
舟楫出粟米以賑貧民去今三十年深仁厚澤藹然
猶洽於民心今丞相復能以宏材大度康濟時艱使
朝廷無南顧之憂黎庶有樂生之望豐功偉績光昭
前烈茲寺之興豈獨致嚴迫遠以永其孝思而已哉
庶將祝釐錫福為人臣效忠之勸爾師泰不敏甚幸
以文墨論議趨佐下僚用敢備錄其始末而爲之贊
曰

大邦維抗左湖右江吳山中起群峰來降清平之陽
元興有寺誰其作之王康里氏高僧達摩來于西天
雄偉博大神光燁然王既見只王心則喜窮堂傑閣
斯實創始隻履之歸劫火灰飛王亦遄去樂極于西
王有賢嗣出入將相來殿南服為國屏障乃登茲山
褻回顧瞻梵宇再新王祠孔嚴丹楹金題寶幢珠絡
神象翬翬天龍踊躍趨趨嫗侍魔舞鬼歌雨花風枝
散亂交加精神感通用錫繁祉人孰不曰忠獻有子
忠獻有子克繼克似踐父之位行父之志維父子濟
美以輔我家邦以欽于世世

四明慈濟寺碑

慈濟寺在明城之東鄞江之上故泉州德化縣尹揚
侯秀為乾符觀主太虛容法師創建者也侯郡人仕
宋為監舶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主來朝當涉海
時風猛濤怒舟幾覆侯於恍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
者因得無害歸而圖所以報祠焉聞容公東南碩師
遂往謀之師曰明之山東玉几峰為阿育王舍利之
藏又東補祖洛伽山為觀音示現之地朝廷歲遣使
禮祠兩山而王公僧俗川浮陸走以禱以禳者常肩
摩而踵接侯果能即其地之衝創寺以為延接之所

則報無踰此者侯曰信然非師不可迺買地度材用
創茲寺前建大殿後闢方丈三門兩廡丹雘輝映而
正觀之堂栖禪之室庖湏庫庾亦莫不次第興舉矣
至大二年上之朝始被令額賜璽書加護仍號師淨
妙慈行真辨圓悟法師俾其徒甲乙為之至於四
方禮祠兩山者有所歸焉初寺之興也地瀕烏鹵食
飲苦之一日行寺之東偏曰此宜有伏流購其地鑿
之果得泉甘美雖大旱不竭他日又將即泉之北創
歸寂之塔衆謂泉南大偉能出光怪里人方神之懼
興作有犯師笑曰吾已示之矣其夕天童雲外岫公

泊舟樹下夢老人求詩謝去明年師壽七十召其徒
法言可貴曰我佛世尊教從聞中入流亡所遂得空
滅我何以即解脫乎復執可貴手曰女父儒者生女
時夢兩老禪至老禪宗門魁碩也女今為我弟子豈
偶然哉允我所未了者其在女乎言已跌坐而逝衆
既奉師全身歸諸泉北之塔而傳其業於言言居十
年賴以不墜及貴繼之焦心勞思務承師志間願謂
其徒曰昔者寺址甚隘晦不踰七今以衆檀卹力已
倍之矣昔者田入之數僅二百畝而象山塗田又輒
壞於水今幸成隄亦已倍之矣獨莊嚴象設未備桃

花渡新庵欲創而未能其何以卒吾業廣吾施乎未
幾有弟子普光者歸自江淮得設色雕塑之執延即
大殿立觀世音大士象塗以黃金絡以衆寶幡幢華
蓋亦既完好會宣慰使李公允中完者爲公來視政
首謁茲山曰吾聞貴上人將創庵海濱以廣延接此
其人行甚高宜有以助之迺相率捐金力倡其成且
名其庵普濟然後規制恢拓棟宇弘麗鍾魚鐃鼓之
音香花燈燭之供與東南諸大招提頡頏上下而其
所謂發善提心入三摩地者邦人士益知所禮矣至
正戊戌冬予以分部董漕閩廣使過甬東止宿寺之

方丈上人款予甚厚將別執書一卷若有所請而不
言問之則狀其寺之始末以求記於予也予旣序次
其事而復爲之歎曰揚侯以孤身遠涉能致暹臣之
朝容公以碩德峻行能起揚侯之敬而言也貴也又
能即空捐有以獲殊勝上爲天子祝釐下爲民庶錫
福使愈久而愈大亦何其教之盛而信之篤耶予於
是重有感矣銘曰

大海渤溇蛟龍窟穴狂飈鼓之顛倒日月揚侯使暹
摧搯折颿被髮一呼風平浪恬惟大悲力是名菩薩
圓通出現有難斯脫歸謀容公慈濟作宮白衣金色

鄞江之東主侯士民其來什伯天子曰都錫爾今願
有隆其棟有覺其楹寶幢珠鬘鍾鼓鏗鐃曰言曰貴
惟容之繼且報且祈庶廣慈濟慈我之寓濟我之航
以二者心普施十方補祖洛伽玉几阿育神光只天
即我身毒即我身毒永祐南服永祐南服為天子祝
何千萬年無量壽福

重脩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距慈溪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橐駝峰之東有寺
曰定水教忠報德禪寺左山右湖奇勝為一縣之冠
青松夾道綠竹沿澗逶迤曲折行十餘里乃至山門

始建于唐乾元間相傳為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有
泉出山東麓甘冽盛夏不竭注之飲雖久不腐故名
清泉其所藏大藏經乃唐人書吏部侍郎京兆韓翃
材為之記歲久寺壞宋嘉熙間太師越國公袁詔遂
大新之奏賜今額蓋寶葉源禪師所營度也我朝至
元甲午東州永禪師來更創大殿去今六十餘年又
復傾圮其它屋宇堂室亦廩焉若不可居寺之耆宿
與大夫士皆曰此非有大作為不足以成此十七年
春見心復禪師應選寔來師堅慤而任事辯博而識
微既至顧瞻彷徨晨夜勤悴將圖興作會東南其動

徑役繁興寺之力益困一日陞堂白于衆曰吾徒逸
君安食惟佛是依今雖財力殫竭獨無一人與我共
圖之乎尋有耆舊仁美捐錢五千緡為之倡未幾施
者踵至曾不踰年大殿告成又有僧大用勸集衆力
於殿壁後塑觀音及諸天龍鬼神之象金碧塗墍五
彩輝煥而鍾樓經藏三門兩廡庖湏庫庾以次完葺
凡其翠幢孔蓋寶函珠笈羽翬華燈珊瑚瑪瑙一切
供養之具靡不周備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陵

佛智普惠禪師碑

台州天寧佛智普惠禪師年七十三以至正二十年

正月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既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
戶部尚書貢師泰以祕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
天寧惠禪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予於舍館執進士
趙友蘭所為狀請銘乃節其狀曰師諱明孜字舜
田族張氏州之黃岩人初母周嘗事佛好施予出見
饑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娘時夢異僧入室乃生師師
幼穎悟日記千餘言於浮圖書一過目輒意解年十
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可遂往僊居三學寺禮雪山
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東南即
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徃其意云何

師應聲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
宗門令噐也自是遍叅碩師聞人若古林茂公竺原
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噐重之時日
溪涑禪師居天寧請師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
益著會僊居慈安法席久虜衆推師主之已而三學
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為它山重乎遂力挽
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於江浙丞相脫歡公實領院
事首檄師任天台之淨惠寺至順三年移主僊居紫
籀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高公選住處
之連山尋隱鴈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樂而丞相

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寧師辭不獲乃
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
衆揚斐曰吾徒赤手尚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猶可
爲乎於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踰年而窮
殿突堂重門脩廡與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
麗內外秩然既事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
左丞帖木公以使過台見而偉之為請于朝錫師金
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祿方公同知樞密院事
資德公叅政正奉公分省院于浙東咸崇信其道為
作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象雕金塗砂衆寶羅絡光

彩照耀一復舊觀赫然為東南諸刹之冠矣一日召其徒曰世尊臨終示衆有言女等當觀吾紫摩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其爲我了徹斯旨哉語已復請謝別樞密公公至師曰老僧去矣佛法非國王大臣爲之外護不可也敢以後事爲屬明日沐浴更衣淨髮跏趺而化時天大雪草木縞素學徒悲號震動林谷葬之日以及民士罔不來會天日澄朗道無游塵旣定大雨隨注衆嗟異之始師家居之南有巨樟竦拔霄漢蜀僧過而指之曰茲樹西偃當有鳴道法者出矣及生時樹果西偃師相貌雉偉言論辨博

恢擴真詮開覺迷罔後學烝烝來從如渴得啜凡度弟子若干人得其法者曰藪曰惑曰瑞曰正曰嶽曰恩曰保曰印曰圭曰大曰空曰慧角立名刹咸能蹈道闡瀆藉藉有聲師喜爲詩文雖片言隻字亦出人意表嘗即巾峰下闢軒以居自號鶴松主人每朝夕煮茶款客引鶴起舞頽影踟躕翛然自得外慮不入于心也去年秋鶴斃賦詩悼之詞極悽婉聞者悲之不踰年而師亦厭世矣嗚呼師生赤城黃岩之野赫然名動乎東南生能被恩寵于朝廷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計贈非其卓行高識有以異於人者其何以

致是哉銘曰
竺乾之學禪爲宗有極其粵斯覺雄弁包萬有混一
空六識皆寂衆妙融嘻師揮斐揚宗風三軍朝氣當
機鋒即真破妄明扶蒙度群弟子道彌崇出其緒餘
著事功飛薨桀構連曾寤城霞海日光矐矐菩薩羅
漢諸天龍黃金作相巍當中欄袍錫號黃帕封奔走
士庶傾王公譽聲流布靡以鴻師今化矣超玄蹤靈
塔永閔台雲峰勒銘貞石垂無窮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十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
襲爵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
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刺
洪劉侯嘗請叅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
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

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
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
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妣羅氏孔氏
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
喪能哭泣躄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
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且日就其
兄文振與姊婿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
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
規矩時人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
為吏適廣西檄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

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
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怫然怒去人皆
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酒饌慰
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醕君曰微文大幾辱我君
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可一見特
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
桂義寧從副元帥吉刺實思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
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
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
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

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善能以侵疆歷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二私鹽事覺殺其幼子以詆官兵嵎縣屠禮二妻為外家誘賣而蔽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愆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忝不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姦守大喜曰

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堦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詭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晦站戶既迷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網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

頌之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
始君之承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戚戚不樂覲
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
於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栢
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
棠遂名其堂為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
省行御史臺為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
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
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再挺為亂尤
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額

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
姦吏乘之後瀆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
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
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
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議其
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役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
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麥而
使輸秔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
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
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

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
舍館津梁斥侯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
之當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
喪號慟幾絕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
者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
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扣頭
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
入錢買地留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
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
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

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
侯復來矣老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於道既視事
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
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持不
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
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
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
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
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次靖民皆脩謹善學
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

北廡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鎮兩淮轉
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
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
少暇即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
朱子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猶
序而進不爾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
教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朴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
具揭姓名門屏間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赅
容力爭如仇事已則翦翦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
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

椽臺省不爲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
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爲無相知者然卒不能盡君
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沉下僚以死獨非
命哉昔者某之爲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
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爲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
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畧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翥
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爲甚信因俊民之請銘
用不復辭銘曰
墨尿選輒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衆皆踴躍
獨德德也廟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

往者作則來者教也。應用弗張，聞孔昭也。匪畜其疇，裔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泯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華亭潘叔寬間携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英為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於盜，此其孤也。先生辱賜之銘，則世英為不死矣。余鄉使過吳，聞其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數見其歌詩，及是乃知望雲為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幼機敏，姆抱侍父側，聞人議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問，尤喜讀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

家嚴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或勸為吏，曰：吏治文書，刻深不可為。儒官則又曰：有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薦，隨牒至閩南。會旱方雨，副帥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僉憲馬本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補用。君喜曰：是後雖微將命，往來度可行吾志乎。閩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饜猶榜吏，必愜所需。乃去君數，往來一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驛吏具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凡有遣，必先君。汀寇林頑斷官道，輜鹽場煽毒，齊民君悉釋其誑，誤復業。

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僊游鈞結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為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堅賊心請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何君曰吾行布宣天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慰喻皆感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天錫儒生洪希文率衆上書請畱為令蒲田縣民董安亦以君行境無擾請如僊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畱贊郡事帥府錄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實

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王公復驗事既顯白久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勸君曰小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分兵守關君實董之左丞老老鎮江東遣使起關上兵使者露刃引弓以威脅君君曰吾受命守關兵一轉足則闕危矣且軍中知有元帥令不知左丞檄也使者厲聲曰汝不畏死耶君張髯引頸曰誠不畏頭可與兵不可與使者還白左丞嘆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興化戶居多君比行吏前縱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漁船應命君立賞使首實得大船二百艘餘盡免放泉舊有水門

議者慮為寇利遣軍督塞之商船貪於私稅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君求免君曰水門塞誠非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廬掠婦女寶貨若等獨得安乎門塞泉果無虞胡兵戍泉者以糧絕致變郡更多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嘗善遇我不汝害也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孰何君行視城見石刻某氏者問吏具服盡以石歸之民益感悅君行事寬厚大率類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兵航海會捕有報安溪賊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為動後五日賊突入縣廨君坐不起手刃罵賊不

絕口遂遇害至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祔于干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子一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稱德者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為君生也為親死安於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成仁墓祠邁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干山曾祖楫祖恕父文仲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美風度涉獵經史間喜神

僊道士之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有禮三年不與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民困於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為約遂無敢後者縣令柴君詣府白事張侯顧問曰汝何以使民皆信從耶令曰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愬吏雜署灾狀無所徵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實部使者復驗信侯益賢之其秋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

竟辭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聞君名召至幕下與計事差次下上無不合意延祐初詔遣平章章閤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庭下盛氣臨之人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孰敢欺公愿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嘖嘖稱善不已江南創行包銀法省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為白相府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為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為市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

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
督視僉事范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為
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與
有力焉先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
去會宣撫使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為紹狀訴二侯受
賄不法事下嘉興守杜侯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
力諫令侯以論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而吾徒坐
視不顧設不幸中計柰何遂趨二侯備論所以皆感
悟痛自責相好如初杜侯聞之亦抵奸民罪君平居
如無能者及聞義則奮不顧事長姊恂恂惟謹弟昌

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己子交朋友接姍族御奴
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失學者則聘名師教
之故人皆彬彬興於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周君
聞之得無不我直乎於是義聲日起而上下翕然稱
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徃徃而劇
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
明年某月日葬于所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淑
德子二人瑾璵皆績學踵行克世其家孫三人同生
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時君卒已廿九
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璵走謁泣拜以郡人王澤狀請

銘迺畧其文而銘之曰夫臨於世以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
聞義而勇不謀於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
原田既均惇惇匹夫與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與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
寧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
與群兒嬉戲常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
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
先生長者質問辯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
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

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
遇姍族無大小䟽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
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亡不各當其意間有歎於
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
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
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
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治圃於居之西鑿池
疊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
夕則中車畫舫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碁
解衣岝躋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

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
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遂儵然
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靈次熙次双
驢女二人孫男一人回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
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
請銘銘曰

紫陽蒼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
適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梗柶弗棟弗梁
如彼椅桐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
復禡其壽子孫詵詵戩戩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
月己酉葬于脩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
系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
銘敢以其孫於菟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
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
諱霽者在唐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
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
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
孫景脩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脩生某某生從龍從

事即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即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於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於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榮從行功居多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闕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比耶即

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齊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悞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內履愿交平居於姍族鄉黨矜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爲治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九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爲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

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
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
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間退皆足
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
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
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
以季女次適嘉定高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
魯忽歹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驕
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

上輒躡額不樂遇斷梗浮苴即親持以歸鴨鷄羊豕
之畜非賓祭不妄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
雖累千金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胤居宅處士
抱神主祭器去因輒嘆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居室
顧里中纍纍露處於情獨能已乎乃函發廩以濟災
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
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燕居傍列配從尊壘
爵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教如初遠方貧
而來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禮彬彬揖
讓視昔加盛焉立義庄以贍父母妻三族月給米鈔

歲給布帛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
死無斂者槨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
費鉅萬若渠堰道路宮寺與凡役於公上者亦無不
力先之東嶽祠歲久就圯間過而見之曰吾施於人
或庶幾矣神其可緩乎迺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中
甃露臺周繚以垣像繪之設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禱
禳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盡
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哭如始喪時兄某卒撫
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厚奩索以嫁之居家
嚴遇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妄言久而益敬晚

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衲為方外交又築堂
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周爨漢鼎其中
日從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某日語家
人曰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
子孫治後事正坐儵然而逝容貌三日不變處士生
之年為至元癸巳月為丁酉日為壬子以卒之年十
二月庚午葬于縣西集賢鄉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
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文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
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男五人願蒙益大有
中孛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適陸鑄皆仕族

居貞幼既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道狀泣拜
請曰昔曾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爲之銘今我先人
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孰克取而比維處與出不可操而一發于
身不靳于人晦于時不愾于施維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
提刑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
籍嘉興焉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
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晦生遠嘗長幕涇縣

遠生四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
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歷君既
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見
偕受易書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
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
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議英
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熖熏
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
顧藉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
黃潛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

諸名臣相率爲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
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
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
墻創彌高亭延名師顧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內艱去
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贊之服除調
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饒士常數十不給則徃徃貸
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
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吳興察
君材畧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
法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

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旣代辟浙東元
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
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敢慢期
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爲不可及君間使海
寧行御史臺方留爲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
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
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
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
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
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倜儻若此自謂功名可

以立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海寧州彭坡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閩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託儂其華疇比潔履斯為順施可

烈士以璋合環以袂翼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紲彭湖渤瀆山巖障墓門鏡珉堅媿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千山之陽泖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齋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脩唐季為侍御史遭亂避地永嘉始為永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趙氏父處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二子又為松江人君生之夕母夫人夢一道士豐儀美髯長揖而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乎覺而得君領下猶有髯

在君幼穎悟異常兒授之書隨口成誦年十三肄業
郡庠時翰林學士張周卿方出為守朔旦課諸生春
陰詩君操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斜陽外不肯
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通經考史於百家諸
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畜善藥遇人疾病
雖小家亦往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雖餽以千金
終不肯一顧三薦為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
詔尚方以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
異不當流為醫請署史庸田又不就與母同弟居內
外無間言既死撫其二子皆使有成君好脩潔戴折

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步趨脩然或著紫紵袍束
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之年幾八十而肌膚
猶若冰雪其所為詩歌流麗清遠意出天巧絕類王
維孟浩然所居闔小閣中列古彝鼎法書名畫焚香
靜坐終日書非佳墨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食士
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
之脩竹鄉君里之傍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
平縣儒學教諭先卒次穆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
行次適華亭周璵孫男二女四至正丙申秋予客華

亭一見如平生歡間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明年秋予將使閩廣禎衰經走錢唐泣拜請曰先君死將瞑猶顧禎言銘我者非貢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曰
珠玉雖璠不掩乎水碧空青鸞鳳雖靈不嫌乎鷗鷺
潔清吾於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丘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之有功者上之朝於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

朝列大夫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問官樂清縣男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南郡君既受命適予使過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里其先福州人五代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里曾祖某祖某故不仕父慶祖承務郎漳州路總管府判官君儀觀竒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吳夫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爲也盡以先人田宅

遺二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
給心甚憂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
得所歸每傷幼喪其父觸事輒愴然興感因即近里
剏寺曰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
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
有闔者出片言折之亡不憚解故鄉鄰事以不直輒相
告曰吾何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
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於至元某月某日
卒於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
為至元七年九月廿三日葬於前倉嶺薦舉鄉清華

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
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
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
女一人幼銘曰

於淑郵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卹典羨則衍清華
封坎其官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
謁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
同師而文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

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爲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煒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任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花塲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亭專務掎剋貸私錢不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塲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爲令禁止之課嘗

最於諸塲嘗遇早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爲紿狀排去之君居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塲鹽司丞君至則政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處心廉平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下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

未嘗出門戶晚築別墅於月湖之濱未幾改啟武校尉温州路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運塩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顧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廩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葬于鄞縣陽堂鄉官塋之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於管郭氏之學葬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

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錄次黨次薦次勳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於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愧也不愧其心職之踐也雖畷而豐胤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蠡涌昭厥善也徵詞壘休視斯塚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曹閩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
即中劉君仁本張君啟原理問丘君楠皆乞銘其先
墓余既辭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
福建行省都事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
余方愧前所著文猝猝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爲之
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廉
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曰君諱應先字復古
其先爲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亂始來天台三
世至承務郎維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傳八世至
琳有孝行通尚書 宋進士第於君爲曾大父琳生

世仁脩職即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於君爲大父世
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彬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
郎則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君生十四年而宣義
卒母陳氏亦相繼沒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即廬墓
讀書益刻志自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
戚昏喪分財給助惟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
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此我輩不委溝壑足矣其
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未幾官行賑助法吏
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耳今法也其何
辭遂鬻資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者書數千

卷爾然客至猶治酒殺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師以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爲儒者貧庸何傷君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而人亦未嘗不知君也君生於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于方山壕麓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承直郎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偉次守仁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凡十一世皆葬于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扁于宋丞相謝深甫其井曰孝義則杜清獻公範之所題也文寶復能以聰敏剛介贊襄藩省以有卹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曰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闕其幽光令德攸緒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申君歇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父芝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剗劇爲古文家無僭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

饒行自以爲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迂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表叅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爲之歛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葬于石輦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於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而義袁君之爲也宣城貢師秦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來求銘銘曰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嗇其逢孰茂

其初而過其終謂天寥寥孰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爲鑪峰又東十里至於海高者垠崿含呀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最號窮僻予被命北還道過其地見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之則東陽儒澤里曾氏子也既止客舍則復拜曰勝等不肖不幸先君死且葬矣惟是隱德下里名弗克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庶歿存有榮耀焉謹以里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也乃爲次第其狀曰曾氏之先浮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於是子孫世業

儒因名里儒澤君諱賢字希聖曾祖諱若晦宋儒林
即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父能自樹立事母以
孝稱久而家益裕君長身脩髯儀狀魁偉讀書脩行
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義好施予耻言人之過
設鄉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鄰里事或不直得君片
言即謝去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曾君云君先娶黃
氏生二子長即勝次曰廣再娶姚氏亦生二子曰同
曰忠既皆婚娶悉以田宅僮奴分遺之退居半山之
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以為樂因自號半山君生
於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十一

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願謂諸子曰吾生承平晚
遭離亂今得正而斃焉幸矣汝等其慎自勉其冬十
一月庚申勝等奉柩合葬于里南塿山之原嗚呼海
濱窮僻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流俗而諸子又能不
沒其父名是宜銘銘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溪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
克紹其先馴行恭謹恂恂不愆俎豆其鄉弦歌其里
衆口一辭善譽滋起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
寔見諸孤倉皇留銘為來者勸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

史劉公壙誌銘

公諱貞字廷幹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諫諫生
昕皆以明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賢佐金末舉進士
監支桃園屯戍軍馬糧草使始居益都遂為益都人
妣張氏大父諱份萊州判官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夫人父諱
克誠累官南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以竒節聞天
下妣侯氏贈彭城郡夫人公魁碩負氣博覽經史善
書明律試江西浙東西三道廉訪司書吏更蔭補都

大庸田司知事掾江浙行省除兩浙運司知事辟南
臺令史歷江浙行省檢校官平江路推官江西行省
左右司都事擢南臺監察御史陞都事入拜監察御
史改宣徽院判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海道都漕運萬
戶浙東廉訪使時年幾七十數上書乞致仕不報拜
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尋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治書侍御史公慨然曰吾辛苦四十年受國厚息值
時多艱報効職也願老病若此其敢尸祿以曠官哉
至正戊戌秋始決意辭去更號知止翁東絕江南踰
嶺止居武夷山中明年盜犯閩閩乃走建寧又明年

下延平沿流至閩縣之歸善里未逾月病革出手書
以後事囑家人儵然而逝三日神色不變公由將仕
郎累官中奉大夫平生勵操清苦所至政譽旁溢中
外稱良御史賢太守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公生於前
至元己丑正月二十九日卒於至正辛丑六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有三是年七月十日權厝于雙溪里延
祐寺之東原娶唐括氏繼丁氏先公卒俱贈彭城郡
夫人唐括夫人生子一人曰時敏蚤卒以姪憲後女
一人贅兩浙運司鮑即場管勾能梓外孫男二人曰
文煥江浙行宣政院獎磨曰文炤幼女一人適江浙

行省獎磨岳師訥嗚呼公生也無愧死也無憾雖當
流離轉徙之餘克保爵壽以終其得於天者亦已厚
矣書其槩納諸壙中且為銘曰
山之東閩之中吁始終名無窮

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鄧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敦武校尉臨清御河運
糧萬戶府經歷南昌鄧君死于賊二十一年三月里
人車允德間走至閩其子僉江西征行都元帥孔哲
孫南臺監察御史仁傑始聞計發喪呼號痛絕大夫
士咸赴吊明日師泰亦往焉孔哲等若有所請而悲

不能言也又明日遣允德來致其辭曰先君不幸遭罹禍患孔哲等抱痛終天不敢以衰經見先生幸哀而賜之銘師泰聞江右人久高鄧君行義今又辱與御史交遂不復辭按狀君諱德明字正甫別號梓林本安松里熊玄隱之仲子其母蕭夫人有女弟事三磚鄧子美無嗣因鞠爲子君既後鄧氏益治生產通有無更大其第宅聘名師教二庶弟既婚娶悉以鄧氏田園歸之每歲莫必分遣子弟出粟以貸貧人及期無以償亦不較也四方賓客至者皆厚爲之禮不給輒資之無不各慰其情鄉鄰有鬪者得君一言即

解去或有所覬則密出私財予之事已終不言江淮饑流民群聚率數百人橫行鄉村掠財物無顧忌居民往往逃避君爲飲食善導之出境故君所居里獨無擾郡有武陽渡距城一舍江岬澗遠使者至遇風雨無所止息君白有司置傳江上且請身率先之未幾軍興化驛皆斷絕獨武陽不廢君之力也十四年汝穎賊犯豫章進逼賊下民吏多奔潰君召孔哲反孫漢傑語之曰省治所在萬一失守江右其可保乎汝曹尚戮力盡忠以共王事於是急募兵得萬餘人分列東西兩岬以遏賊鋒逾月賊退復移兵佐叅政

朶反克復撫州建昌功上大司徒平章旌其門曰耆
德忠義之門仍授孔哲敦武校尉義兵百戶漢傑忠
翊校尉同知婺源州事君以孔哲階上品封今官十
八年四月淮寇乘暴漲復犯豫章翌日城陷省印失
所在君力求得之即遣孫漢臣從馮叅政驥走撫州
歸諸大司徒先是仁傑以誅詹天麒功爲漳州推官
尋擢江西行省都事奉詔諭豫章賊賊聞仁傑且至
疑君爲間盡徙鄧氏一百五十餘口山南之潛江君
曰自兵興來吾家起義八年三世受恩今吾年九十
四矣尚忍不義而生乎遂不食死舟中君性沈毅不

妄言笑平居無所好獨喜畜良馬觀池魚識者固已
知其所負矣娶胡氏先十七年卒葬所居之南梅溪
山子男六人曰用章曰用文曰用中曰用和以子仁
傑官封儒林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曰用平曰孔哲即僉都元帥官武畧將軍孫男一十
六人曰漢傑即婺源州同知曰仁傑即御史官奉議
大夫曰漢英進義副尉龍興路進賢縣主簿曰漢臣
曰顯進義校尉南康路建昌州判官曰漢忠忠顯校
尉同知萍鄉州事曰漢興漢廣並行省宣使曰漢臣
樞密完宣使曰漢皓吉安路白鷺州書院山長曰漢

鼎曰漢輔曰漢霖曰漢東曰漢佐曾孫男一十一人
玄孫男五人孔哲等將以其年月日遷君柩與胡夫
人合葬焉為之銘曰
百年其身五世其仁御逸吾神漁樂吾真生德吾鄰
死名吾賓義魄忠緼江月山雲

袁隱君墓誌銘

長溪之西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袁順卿父質而有
文介而能通治身居鄉優游而有餘苑且十二年矣
予被召北還道過長溪方入舍館客有戎服來謁者
壯士握刀列戟擁左右既升階即鞠跪帖帖謙若下

士乃知為江西叅政袁君天祿而隱君之第四子也
明日至則禮益恭拱而前曰先君早棄諸孤葬雖久
居大山長谷間未得名士鉅卿為之銘惟先生是望
予謂子伏羲立功遂有顯爵而諸兄又皆出為世用
推恩褒卹當不遠矣姑俟之銘未晚也又明日復至
執里人黃寬狀俯伏再拜曰惟茲海濱幸辱過臨銘
其不獲則重不孝矣予嘉叅政之能篤於其親也用
不復辭按狀隱君諱邦寧世居柘陽里曾祖某祖世
南歷官順昌縣尹初母于夫人無子聞洪源林氏先
塋松上開花大如牡丹已而生三子衆異之夫人乃

鞠其季為繼及長果個儻有氣節當至正丙子初能
守其鄉邦雄警埒封君生子曰陽臻則隱君父也隱
君年少遭家不造出贅柳營陶氏克自樹立內治生
產以約為豐外爬羅鉅細事無不解由是順昌遺業
復大振矣隱君事嫠姑如事其母鄉鄰貧者必出粟
以周之賢士來者必倒屣以迎之凡喪有不舉者悉
為營葬焉屬時多艱牢盆失利奸民扇為私販因行
標掠莫之誰何隱君居當經行處間顧族閭曰是不
可以無備因使鄉人子弟習為兵得二千餘人寇至
輒敗去人咸稱隱君假令不死其才豈止排難解紛

而已耶隱君生於至元壬寅二月十四日卒於至正
辛卯三月十一日春秋五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
眉洋之原陶氏端靜自衛理家教子井井有叙今有
司旌其門曰貞節袁母陶氏云子男五人長洋福寧
州尹次深文武德將軍海道僉都元帥次安文昭信
校尉同知興化路事蚤卒次即天祿官中奉大夫次
達文西白巡檢死於兵女一人適林受曾嗚呼隱君
負才與行用不於其身而於其後之人可銘矣銘曰
噐堅而良且潛其光水涯山顛時之杌隉行之戾契
迺全其天欲施而張將弱而強為圖族先惟後用顯

行賁卹典我銘匪愆

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
高君墓誌銘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高君諱本祖字本祖世饒州安仁縣儒家曾祖元素祖起宗父君嘉宋待補太學生母易氏君幼學於牧心楊先生穎悟有詩名言呐呐若不能出諸口而行義推於鄉里蚤受知於疏齋盧公澹齋張公以御史薦將辟海北憲史廣東部使者知君賢羅致之君不忍遠違其親遂奉以行已而丁外艱扶柩歸葬哀毀跋涉幾不能生服除迂廣西從

使者按行諸郡獄多平反會八桂科歛事覺諸史率以贓敗君獨無有憲使詰訴者曰何以無高書吏耶訴者頓首謝曰高書吏廉不敢以私囑囑之則敗吾事由是臺憲益賢之既書考巡檢荔浦縣之南源砦辟帥府令史以嫌去調恭城縣之西嶺砦巡檢復以疾免改將仕佐郎常德路獎磨常德多官湖自監守以下各私其一謂之分例湖照磨所得當錢六千緡君不受悉以歸諸官日坐廳府閱故牘刮廳宿弊豪猾為之屏跡行省遂辟君掾未幾又辭歸創樓以奉母夫人蜀郡虞公顯之曰春暉君有二寡姊皆別築

室居之且割田以資其養延師以教其子易夫人朝夕往來杯酒上壽怡怡愉愉醉即擁輿而還後除漳州路知事階將仕郎君以漳遠不欲去太夫人曰汝母以我故重違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君既至凡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事未行丁內艱服除進承事郎天富南監場司令病不及行朝議以君嘗有德於漳也擢君為經歷士民聞之喜曰高君來吾屬安矣君為政一切務從寬簡會有詔減民租三分君以龍岩被兵久力請蠲今年租賦李志甫反南勝縣士蕭景茂罵賊死陳端才

妻蔡不受污自沈于河君悉上其事以旌異之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沒漳潮間潮吏來捕得之郡遣龍溪主簿方吉夫為衛北行君以事出郡監典住受賄縱賊反誣潮吏君嘆曰受賄縱賊何異賊耶白大府復械賊送潮人歌之會廷選守令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縣尹時蓮城賊魏梅壽聚眾剽掠勢方張君單騎直抵其壘賊聞高縣尹且至開門迎拜君反覆慰諭賊皆感泣不數日縣境帖然以功陞承直郎帥府經歷君執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賊何源林頑為亂君率兵萬餘人覆其巢穴乃大脩壁壘屯田積穀

以實邊餉寬民征毗陵華玉以罪流上杭重賂權貴
將求內徙陰持百金來見君叱絕之及君還汀州遮
道請留不果爲刻石頌之賊陳君信起僂游君復統
兵往捕距賊不數里遙見賊方渡溪軍吏曰賊勢盛
不可迫擊君怒罵曰汝欲挫吾士氣邪躍馬疾馳士
卒大呼隨之賊皆披靡追至半舍擒其先鋒一百餘
人得所掠財物婦女悉給其主翰林待制林泉生爲
謨平寇碑甚詳凱還部使者率僚佐詣門勸酒勞君
已而又出諭汀延復大曆戶七千二十六日二萬八
千四百一君在軍久感瘴癘還至延平疾革或勸之

歸君曰吾死於行吾事畢矣遂卒實至正十二年九
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別號本齋娶江氏生女
四人長適戴鏞次適李某餘蚤卒以從子善繼爲後
君之未沒也嘗謂善繼曰我死必歸葬先塋側今死
十年矣善繼間泣拜請曰屬時艱葬雖未克如志幸
得先生銘以俟他日庶幾先君爲不亡矣遂銘不辭
銘曰

行之隆而位不崇才之豐而壽不充澤止於躬嗣繼
其從有祿有功克保令終匪天慶慶視君之逢

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

楊君墓誌銘

君諱杰字子俊姓楊氏異寧人曾祖某祖弘蚤卒贈奉議大夫異寧路治中妣李氏贈正平縣君以守節旌其門父鉉江西廉訪司經歷年六十二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其事以君官贈朝散大夫同僉中政院事騎都尉弘農郡伯母龐氏弘農郡君君有孝行侍父母不忍一日舍云年四十始出仕以儒貢門憲史辟南臺察院書吏出官爲福建元帥府照磨擢海北廉訪司知事丁外艱服闋改湖北陞山南經歷調廣西拜西臺監察御史遂僉海北憲君爲史即有譽

與同列李廷佐齊名其辟南臺從御史按行宣政院官吏賦鎮江萬戶窳某不法人咸稱之在福建時以鞠獄有聲及任海北守法不阿照磨劉某徇私干政君沮之劉恚數譖毀君及劉掾中臺君六年不調遂辭歸金陵以父母兄嫂喪俱在江南不得歸異寧乃卜城南地叙葬之日課僮奴蒔竹種松若將終身焉既而御史劾劉賊污復起君任湖北會朝廷遣勅使行天下湖南北之司憲者多被罪君遠近見之勅使雅知君慰勞甚至及在山南憲監苛暴自恣好用大杖擊人君曰此不法非風憲體也始甚難之旣則斂

服一年而紀綱大振比遷廣西吏民擁道涕泣不忍
君去廣西猥獠相扇為變逼圍靜江城危甚君督帥
將出戰賊遂遁後以御史將赴西臺值靈川興安賊
梗咸勸君無遽行君曰吾無愧于心行復何疑賊果
追之知為君也皆散去既視事出按四川四川平章
和尚與憲監某有隙互相詆誣連逮百餘人君取構
釁者置之法餘悉釋之二公赧服所至賊吏望風去
聞海北命下遂上御史印就道之官一年慨然嘆曰
吾父兄官止五品今杰出素望矣且年將七十其可
不知止足哉遂謝政去比還湖湘則賊已陷武昌由

宜陽至臨江則豫章圍又急乃道寧都入閩居閩中
十年乃終嗚呼君亦知幾者哉君平生清苦尚氣節
歷官皆在風紀門無私謁少頗嗜酒母夫人臨終執
其手囑之曰汝名未立宜以酒為戒自是不飲酒者
三十年娶白氏累贈弘農郡君子二人長忠松溪縣
主簿辟福建行省掾史次德湖廣行省宣使君之兄
二人長默蔭湖州錄事判官次熙累官御史臺都事
無子君以德後之孫八人曾孫一人君以十九年十
二月六日卒于善化里之寓館享年七十有八以某
年月日權厝于候官縣五里山之原又四年宣城貢

師泰為之銘曰
侃侃揚君邦之司直有則有儀不矯不激執我矩矱
以贊紀綱艾耆益恭維憲之望縣車雷陽散策海嶼
振振孫子左挈右顧天佑醇德克保令終我貽爾銘
以誌幽宮

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

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番易朱文選母夫人
蔡氏以至正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浦江之舍館
越十日權厝於縣西之福泉山明年夏五余客海昌
文選介其友紹興儒學錄李允以狀來請曰文選甚

愚戇早喪吾父承夫人之訓游學南方至順三年因
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于桂林潛邸明年皇帝御極
入見于明仁殿賜襲衣上尊恩寵甚渥後五年授忠
顯校尉泰州萬戶府千戶戡歛未幾吾父諱可傳亦
贈武德將軍泰州萬戶府千戶追封驍騎尉安仁縣
子母封安仁縣太君顧惟先父嘗得銘於武威余公
今吾母死且暮未有一辭以刻不肖孤罪莫大焉日
夜將走見先生以請而又迫於軍旅之事出則甲冑
馳驅入則衰絰號泣以是無須臾間先生甚幸不棄
則吾母為不死而文選庶其有光耀矣按狀夫人諱

貞節世居樂平之麟頭里宋虞官文煥曾孫女也大
父叔廣以貲產雄鄉里父祥甫宋太學上舍釋褐母
彭氏番陽縣丞伯皋孫女無子鍾愛夫人有求婚者
輒沮之曰吾兒不以與庸衆人獨賢武德君而許妻
之武德業儒家故貧父母又年老及夫人之歸悉屏
華飾練衣布裳身任勤苦晝夜益治絲枲紡織用資
不給遂使衣有餘帛食有餘肉而孝養之供賓祭之
設靡不完好解潔克盡其禮矣武德卒夫人教諸子
愈嚴凡有行非得請不敢專及文選在官而夫人之
訓猶不置遇食飲稍豐即止之曰獨不思汝父貧時

乎汝不負吾言即老身安矣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江
東弗靖行省調兵鎮姑孰衆懼不敢行夫人舉酒酌
之曰戮力圖報正在今日文選遂行越三月歙陷夫
人携諸婦孫走匿山谷中數濱於死明年始迎養鎮
所又明年行御史臺中丞總兵江淮分遣擊賊于裕
溪之更樓口踰月捷聞夫人喜曰果不負吾言矣又
明年還歙冬十有二月城再陷夫人避遷錢唐將解
舟文選追至溪澣夫人望見曰汝幸不死尚欲顧家
耶文選感泣還收散卒得二百七十人唯救夜進大
破賊衆十七年城又陷文選殊死戰不利率孤兵退

駐建德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臺以婺州寇急調鎮浦江夫人以憂思成疾每進藥輒揮去曰吾年老遭世如此得善終足矣奚以藥為遂卒夫人生於宋咸淳壬申六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七子男三人長文載金竹府儒學正先夫人十年卒次即文選次文遂女亦巽適番易劉聲遠孫男必明必強女德媯適樂平蔡烜孫夫人從孫也銘曰

有碩蔡宗番里之雄迺生夫人婉婉德容既歸朱門益順以恭縞衣綦巾易約為豐相夫以孝訓子以忠忠孝之食是封大邑象服魚軒命自天錫白髮迎養

逢時孔棘眉壽令終墓則有刻媿彼彤管永作母則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至正丁酉夏六月十日甲辰宣州張公亮母夫人卒於杭州之新庄橋里既藁殯於西湖雷峰之下二年矣公亮一日走予海寧寓舍泣拜請曰不屑孤賴先人之訓以文學教授蘇之常熟因吏浙西憲府苟薄祿以為養及迎吾母至三月而宣州陷又一年而杭受兵憂惶驚懼遂以成疾而卒日夜思念四郊多壘而雷峰之殯且不妥將以今年秋八月某日權厝於慈南嶺之安福山先生幸哀而誌焉惟其先太夫人

爲公亮從姑公亮則予弟也誌其敢辭乎夫人本姓魏氏諱德嫷宋叅政敏肅公良臣之七世孫父諱愿國初爲軍資庫使母史氏昇大族庫使與郡人寧國縣尹胡君君用同爲庫職夫人方五歲胡夫人鄭氏見而愛之養爲己女遂姓胡氏及笄縣尹君謂夫人令德宜得賢配時郡士張君允恭有俊譽遂歸之張氏世居河東自武德大夫立扈宋來居宣城之經武里其子澤之仕至觀察使君其五世孫也夫人貌端而溫言簡而文性靜而通喜讀書目數過即不忘而於織紵組紃之事尤極工巧家有長姑早寡夫人遇

之甚謹事無大小悉聽處置終其身無間言張氏族貧有散居城西墓廬者遇陰雨風雪夫人輒蹙額不樂顧婢子曰某當寒某當飢柰何即遣蒼頭致繒絮糗糒需其返問無恙始怡然食飲由是宗黨多德之夫人生於貴族長於富室而聘於儒家無毫髮吝驕氣婦道母儀雍雍如也今雖不幸不得即葬先壙猶幸得免鄉閭之禍以妥靈於湖山間豈非天於善人固有以相之歟夫人生於至元癸未二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五子二人長即公亮娶同郡湯氏繼番禺余氏江浙儒學提舉諱謹之女次相生蚤卒女二人

長淑英適溧水史疇次道瑩庶生愛之如已出適南陵秦偲早卒孫男五人林某某某女一人正適予元江陰州尹次子本之銘曰

吁嗟夫人敏肅之孫柔靜且惠克配德門既宜其家遂及諸昆恤我宗戚亦莫不均在母則慈在婦則孝曰賓而筵曰祭而笄中壺之懿小大是效書之琬琰可作母教子婦孫女白髮來迎眉壽令終于杭之城慈雲權厝式昭茲銘尚俟底平以歸先塋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諱妙靜故宋魏國忠獻王四世孫膺胄

始扈蹕南來居於越子孫散處城邑其在山陰柘林者族尤盛夫人之所出也曾大父巨源江西提刑大父友諒漕試解元父淵三江鹽司管勾夫人生有淑質性專靜不樂華靡善事父母遇有疾湯藥必親嘗乃進處兄弟十數人中各盡禮意父母尤鍾愛之里中朱氏亦令族有子善學負俊材謹於擇配夫人歸之即今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居仁也夫

人年甫十九舅姑皆已早卒獨生母王氏在夫人晨夕侍養不少懈補紉澣濯皆身為之而王母於夫人篤愛亦至焉夫人以不及養舅姑每春秋祭祀必哭

泣灌奠盡哀乃已或饋之蔬菓時饌亦先薦進然後
敢食王母沒夫人治家益勤於親族婚喪慶吊禮行
甚謹然未嘗輒自往嘗從即中官錢唐姑蘇親戚或
載酒饌請遊湖山間夫人終不一出曰游觀非婦人
事也平居好施遇陰雨風雪隣里有不給者即遣蒼
頭束薪負米往遺之孤嫗無歸者養之終其身夫人
嫁時得分田二十畝其後韓氏貧悉以歸其兄弟晨
起坐堂上誦佛書數過飯止蔬筍日中間一肉食其
於利泊如也即中嘗笑語夫人吾仕久益貧柰何夫
人正色曰商賈趨利以求富君子學道以立身君能

潔已治人貧庸何傷即中感其言所至行益力名益
著夫人蓋不爲無助矣即中多仕遠方夫人教諸子
甚嚴雖隆暑不冠帶不許見聘名師程課之蚤莫不
少休宗族內外二百餘人斬斬有序一不率教則衆
讓之致無少長皆敬憚夫人至正丁亥秋感憂疾久
不差隣里亦為禱明年正月疾革顧諸子曰吾為朱
門婦三十餘年雖不能大興而家幸不累而父清白
我死矣為我謝而父尚善保之語畢而逝實十有三
日也夫人生於大德四年七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
子男六人克恭克寬克信克惠夫人出也庶二人克

敏燕京奴孫男三人童童觀童畿孫計至京師即中
於時從事中書省適使南方大臣聞其喪出錢千緡
爲賙明年即中以工部八作司提舉始贈宜人且謂
夫人有德於我家葬必得善地我親視其窆乃可寔
十八年秋克信以國子生爲朝官奉詔祠神海上既
事與其兄克恭謀曰吾父長幕府閩省事重歸未期
又亂離若此其可使吾母久於棠殯乎乃卜地濠湖
之濱璜山之麓將請命即中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
葬焉前期來乞銘克信肄業成均予爲司業而即中
又予契也銘其可辭銘曰

有碩韓宗維相之別世著令德遂望於越夫人之生
有德有儀歸于朱門君子是宜温温其恭翼翼其敬
爲父則式爲母則訓孝於王母養不及姑哀號灌奠
始終弗渝澹泊之甘華飾之屏游觀絕跡防範維謹
睦婣卹族賑急周貧施於內外其心孔仁教子有方
相夫有道東海之濱爾則爾傲爾則爾傲錫之寵光
况其後人孰敢與京璜山萃止濠水匯止勒銘墓門
永千百祀

徐母葉氏墓誌銘

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

有傳之五年爲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
葉氏卒又明年九月壬寅葬於縣之永豐鄉河墩之
原既葬十有三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
越州人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
慎勤儉將事而敏處衆而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
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行中書省又交昭文
久知其言行之可信也故不辭爲之銘銘曰
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然
不爽不愆將永其傳

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七日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天台劉仁本母夫人王氏以疾卒既卒之明年
冬十一月丙申葬于居里委羽山之原又明年仁本
請於朝得封父孛奉訓大夫中書禮部郎中母王氏
贈天台郡君其冬師泰奉詔轉漕閩廣道過舜江仁
本伏謁泣請曰仁本不肖幸選于鄉吏于部使者累
遷行省幙府以承卹典皆夫人教訓之及也先生世
掌太史能不少留爲吾母銘乎仁本言若此其復何
辭夫人諱可道世爲天台人祖某故不仕父摯昌國
州都目夫人生有淑質善事父母年二十六嬪于禮

部君君本僊居郭正肅公再從孫因出爲舅氏樂清
劉長卿後遂居縣之大球里夫人來時禮部君父母
皆沒獨大父朝請公在年過九十治家嚴甚夫人痛
傷不及養舅姑晨昏奉朝請尤謹庖爨澣濯皆躬爲
之每侍食左右食已廼退一日居里灾夫人倉惶掖
朝請避遷別業別業去居第數百步夫人日往來省
候不少懈朝請公嘗曰新婦孝順我我無以報願新
婦生賢子如孝我足矣朝請死夫人哀毀盡禮服除
禮部君辟吏黃岩持法平州人愛之而君亦愛州之
山水深秀始築室居焉及尹累調衢處轉攢浦鹽司

典史夫人獨留家治壺事日夕課諸子讀書率群婢
紡績至夜分尤不已身衣練素諸子既長猶不得服
華靡仁本吏閩時嘗積俸錢歸遺夫人夫人即以予
宗族鄰里之貧者其勤儉好施蓋出天性云夫人嚴
而有容靜而有識事上使下咸得其情故鄉里賢夫
人如出一口至正間州數被兵時夫人居山谷中子
婦俱從怡愉色養若罔聞知及事平出居新第竟以
壽終嗚呼天於夫人亦已厚矣夫人生於至元二十
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即
仁本次祭温州路永嘉縣丞次斌台州路儒學教授

次章處州路松陽縣尉孫男六人鼎慶元路儒學正
植臨海縣儒學教諭常方舉茂才焯燠尚幼女九人
煥如適王公寬温如適林公存皆士族餘未行銘曰
坎之容封之隆爲夫人之宮表有式訓有則爲夫人
之德不僭不忒委羽冒冒請視銘刻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浙以東著姓在慈溪曰茅省元家在餘姚曰李提刑
家省元諸孫僖生女淨貞笄聞提刑九世孫今翰林
應奉庚孫冠而賢遂以歸焉既歸而孝於舅姑順於
夫子睦於宗族宜於家人及舅姑歿能哭泣盡哀葬

祭盡禮益相其夫以有名聲教其子以克樹立而諸
女之嫁又稱其家不使習於華靡故內外無小大皆
曰賢夫人賢夫人云寬而有制靜而有常綜理家政
秩然就序應奉雅好客夫人治共饋無倦容其遇妾
媵未嘗見疾聲暴氣而人自畏愛之至於織紉組繡
亦無不精緻父母家距居室幾六十里日遣子弟奉
甘旨候起居以終其身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咸
盡其道故鄉里言閨門者皆取法矣夫人生之年戊
戌五月十日卒之年癸巳十月廿四日也春秋五十
有六子一人伯顏以武功同知奉化州事女四人長

季恒適茅備次季和適茅備蚤世次季祥適茅備皆
夫人族次文琰出為朱氏女亦夫人姊家也孫五人
明德慈溪縣尉明誠舉茂才份僮官皆幼女一人伯
顏將以某年月日遷夫人柩葬於縣之石臺鄉黃嶼
山之原願惟祿不及養抱痛終天聞予過四明謹遣
其子明德執友人迺賢狀來請銘予讀之有足徵者
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德之恒兮儀之章兮族則昌兮媿則良兮嗣彌光兮
坎其藏兮死不亡兮

婺源程夫人墓碣銘

婺源程夫人李氏生七十六年而卒卒二年而葬于
里之爐源魚墩癸二十二年為至正辛丑歲其孫致
和避地建寧聞予以使留三山乘小舟西下執其鄉
先生胡初翁所為狀來請曰致和祖母故宋潭州通
判樂平果堂先生之季女內附後先生隱不仕嘗過
吾里見先祖旅舍中與之論學而知其造詣也許以
夫人事焉先祖諱良全字玉淵夫人既歸養舅姑以孝
遇姻族以禮處內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順年三
十生二子四女長即先君先君諱萬警甫十三歲而
吾祖沒諸孤孑然在髫稚中門戶單薄賴夫人以克

樹立使程氏子孫有田可耕有屋可廬知誦詩讀書以不變於他業者皆夫人賜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予見鄰里飢餓廢疾者輒戚戚不樂必思有以濟之乃已歲早父老徧禱不應衆請具夫人姓名祝告之果大雨今吾里不幸陷於賊而致和又流散至此不得以時展省墳墓願思吾祖母恩德實痛于心願先生誌而銘之俟時清寧將歸刻諸墓焉致和善學而敏行予與其從父禮部員外郎文為通家友而江東所值患難又相同聞斯言也能不惕然為之興感乎遂銘不辭銘曰

番李季女子程之從於母有儀於婦有容副笄童童執奠于宗盛年而婺眉壽而終維爾孫子孝思無窮既坎既封亦拱其松刻銘墓道庶永休風

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周浩母甌寧縣太君彭氏既沒之七年為至正壬寅其眷三月浩自南劍來之官謁予城西寓館泣拜請曰浩無似幸以推擇為異國公府掾轉御史臺出官照磨檢校中書待罪御史遂來僉閩憲獲以恩封吾父江西理問知事為奉議大夫宣徽院判官驍騎尉甌寧縣子母宜人進封

甌寧縣太君命將下而太君以疾卒于豫章之官舍
今吾父康強壽考得迎以就養而祿乃不逮吾母每
抱痛長號五內為之摧裂仁人君子聞之宜必惻然
有以動乎其中者矣惟是墓石未刻先生幸辱賜之
銘則豈徒吾母淑德懿範不遂泯滅而浩不孝之罪
亦庶其少逭乎按狀太君諱妙壽廬陵安成望族其
先有以節孝旌門者至今里中稱旌表彭氏父諱某
有隱德母易氏生二女一男太君最長性愉婉貞靜
善女工彭君嘗曰吾女當得佳婿不以妻凡子或稱
同郡周君恒才行之美彭君謂然遂歸周氏時姑劉

宜人孀居已三十年太君事之克盡婦道晨夕起居
不少怠飲饌必親調乃進尤善承候顏色以順適其
意宜人長子毅既仕有祿食數遣子弟來迎宜人安
太君卒不果往後以壽終太君哀痛過甚得疾幾不
能生故鄉鄙謂太君猶有彭節孝遺風焉太君平居
待宗族姻黨以禮遇僕隸媵妾以恩親踈輕重各適
其當故內外為之譽若出一口初彭隱君沒家甚貧
弟妹咸仰給太君及易氏卒喪葬悉不資諸弟中年
喜佛書意者有所領悟遂長齋屏魚肉太君年三十
即苦心疾徧餌善藥不効每發輒劇然卒未嘗就枕

尤善書計居家治生井井有條緒及寇陷其鄉太君倉卒逃避必與孫模俱常謂婦歐易氏曰承周氏祀者在此孫死不可相棄也後二年浩來閩中亟往迎太君太君曰吾老矣且聞閩南山險灘峻道復多梗今病若此其能遠涉乎未幾太君果卒太君生於大德丁酉某月日卒於至正丁酉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子男四人曰浩曰澄大君出也曰濶曰瀆佑庶出也太君撫之一如已出女二長適劉奎次適尹武授孫二人曰模曰某曾孫女一人予向在京師與浩居相邇故交甚密至正中承乏御史則浩方掾臺府故相知為特深於其請義不得辭銘曰猥猥狂奔楚氛黑閭里稚耄顛以踣夫君相里邦之式有子司憲正南國令儀婉婉閨壺則既封啓土自天錫魚軒企望朝靡夕黼妻胡為照窻空匡山可摧石可泐子孫繩繩食世德謂予不信視茲刻

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新州知州林君之配龍泉縣君潘氏諱妙真處之麗水人也曾祖恕宋平江府吳江縣丞祖應發宋鄉貢進士父弼將仕郎廣東廉訪司照磨母

何氏縣君幼專靜能誦小學四書詩禮記及諸女史年十六歸于新州新州諱定老字君則故仕族與潘世爲姻家入國朝中微潘氏獨富盛新州榮然孤立克自力於學照磨君深器之欲以縣君妻焉姻黨咸言縣君生富家習華麗恐不能安其貧及歸林氏即屏紈綺服練素躬治絲枲麻布事大姑周夫人姑徐夫人朝夕執饋饌惟謹二姑並愛重之徐夫人晚苦足疾每起居必親抱持殆病革縣君焚香默禱刲股作肉糜以進翌日遂愈及徐夫人卒事周夫人尤篤夫人性嚴毅縣君左右承順無不曲盡其意夫人嘗語人曰林氏家衰久矣得新婦賢又多男子林氏其將復興乎鄉里親戚聞潘氏名亦徃徃指爲閨門濟周夫人年八十二終將葬縣君夢神人示之兆卜果吉其禮親舊無間貧富撫僕隸務盡恩信諸子侍前每援引古今人物高下教以立身大節少有過立責不貸尤通醫書家人遇小疾輒自劑善藥療之平居極儉薄每得瓊菓嘉饌必以祭徧分家人然後食治家嚴而有法新州得專志學問無內顧憂者實縣君相之也新州登辛酉進士第同知奉化州以恩封宜人再授興化府判以階五品得今封後官新州階四

品當進郡封會新州卒不果請其在蒲陽時媪有售
珥珠者家人請市之縣君曰此珠直當府判數月俸
家本儒素惡用此為且非所以示子孫也新州歿後
子誠祖以蔭補彬祖以進士舉先後入官咸迎縣君
養遇飲食過豐輒不樂常戒之曰汝能勵志清苦雖
蔬食飲水吾樂也至正十一年正月左體忽患末疾
六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縣君生于至元壬午正月十
二日至是享年七十子男四人瑞早卒次誠祖從仕
郎建寧路松溪縣尹次彬祖從仕郎池州路青陽縣
尹次似祖鄉貢進士第一人
以恩授處州路儒學正

卒孫男十一人公慶鄉貢進士浙東廉訪司書吏次
公興公譜公繹公庠公質公廉公綬公異公贊公實
女八人曾孫男五人文昭文暉文溫文熒文昌女四
人誠祖等以其年八月庚子奉縣君柩合葬于麗水
縣元和鄉大杉茆洋新州君之墓既葬之十一年彬
祖至閩以新州門人行樞密院經歷劉基狀來謁銘
師泰惟新州領甲寅鄉薦時先文靖公寔為考官及
彬祖之舉師泰又泰列校文於林氏有再世之契且
劉君之言信而可徵是宜銘銘曰
括蒼之望曰林與潘潘有淑女其德孔閑來歸于林

克順克惠克孝于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有令名
擢第錫爵卒守專城龍泉疏封寔為大縣被服之華
式光主奠有子鼎峙各獻爾能父澤是繼世科是承
魚軒就養綵服先後白髮希年適介眉壽鄉鄰之訓
閨壺之模母儀婦道綽有令譽大杉之麓封若堂芥
茂爾松栢以永千古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
男張君墓表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
啟原父贈湖省都事德亨如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
郎飛騎尉天台縣男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啟
原以予之過鄞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
於江浙行省叅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啟原官
再被光寵於不肖孤榮幸極矣惟墓有表實先生是
望君字伯通台之黃岩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為
張申甫公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教之書
即能解意時鄉先生栖筠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君從
之游益自力學及試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公性
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不語君惴惴立左右俟少解
進食已迺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蟻虱

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靳遇寡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爲之嫁娶焉宗戚鄰里有貧者輒周之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崕鄂君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沒遠卜葬於其下且別寤其傍晚更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鑿田治圃優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寤祔焉君生於大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啓原

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啓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人許嫁黃岩州儒學正余閭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學教諭公侗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報于其身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承休命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貢禮部玩齋集拾遺

絕句

庭前雙荔支細花開滿樹隔墻胡蝶來擾擾飛不去

題銘古鼎小像

是身本無想忽幻生綃裏一心自空明秋月照寒水

五雲詩

神龍蟄水底噓氣如丹霞鱗鱗動光耀散作金蓮花

右雲溪

青煙一縷起白石凝不流輕鷗傍人過落日上簾鉤

右雲居

朝隨漁樵來莫逐漁樵去天門十二重黃鵠在何處

右雲路

漂漂荷葉風濯濯陵花雨五采散霞祝中有耶溪女

右雲渚

六丁駕蒼虬魄骨東海上靈飈一鼓之半天起波浪

右雲松

題延平圖

兩山夾長溪巨石如浮鵠中有雙螭龍光射萬家屋

偶成

空庭撒攬樹直榦上參天時時風撼動青子落堦前

題虞先生遊山詩後

九轉丹成骨已僊珠璣滿幅尚清圓偶然飄落人間
世猶有神光夜燭天

題天台隱士小像

鹿氅青衣兩髻髻飛流光爛赤城霞靜中悟得先天
訣手按丹經看落花

題白頭鳥

太湖浮玉晝生陰翠萼紅梢恥次深無限白頭人不
管野禽何事訴春心

喜雨

赤龍吐火金石流慢膚熏灼汗不收雷公忽捲天河
水洗出人間一色秋

電光閃閃太陰黑須臾驟雨隨轟霆江流易長亦易
退只有南山依舊青

寄贈圓脩鍾道人

寶塔今成第幾層浮雲不隔石磴誰知庾嶺傳衣
後元是當年有髮僧

同唐佐堯尊師游麻姑萬松庵謁石佛祠將
登絕頂尋丹爐劔匣故跡山高日莫悵然空
歸因賦三絕句

雙廟西頭十數家門前秋色老薰葭野田湖水猶相
接時有游魚唼稻花

華姑山下華姑廟千尺長松在屋西可是丹青易凋
落梁間猶有百年題

客來曾記十年前穉穉西風滿石田近日山前頗蕪
沒耕牛賣去納官錢

偶成

司馬年來多病渴小樓涼雨趁高眠無端一樹櫻桃
熟勾引鶯聲到枕邊

安石榴花隔女牆高枝一半過西房我來急借蒲團

睡猶自貪看半倚床

題段吉甫應奉所臨十七帖後

碧苑紅杏倚池邊
花露如珠顆顆圓
一夜清寒歸醉
墨蘭亭空費打碑錢

海歌十首

黑面小郎掉三板
載取官人來大船
日正中時先轉
舵一時舉手拜神天
出得蛟門才是海
虎蹲山下待平潮
敲帆轉船齊着
力不見前船正過焦
大星煌煌天欲明
黃旗上寫總漕名
願得順風三四

日早催春運到燕京

隻嶼山前放大洋
霧氣昏昏海上黃
聽得舵樓人笑

道半天紅日掛帆檣

四山合處一門開
雪浪掀天不盡來
船過此間都賀

喜明朝便可到南臺

千戶火長好家主
事事辛苦不辭難
明年載糧直沽
去便着綠裏歸作官

大工駕舵如駕馬
數人左右拽長牽
萬鈞氣力在我
手任渠雪浪來滔天

碇手在船功最多
一人唱聲百人和
何事淺深偏記

得慣曾海上看風波
亞班輕捷如猿猴手把長繩飛上高你每道險我不
險只要竿頭着脚牢
上蓬起拖氣力強花布纏頭袴兩褶說與衆人莫相
笑喫酒着衣還阿郎

書扇送張天爵

海昌城頭築城散堂帖忽催簾外官且向文場了清
事四郊烽火正平安

和謝太守二首

老夫看月三茅山風露高寒兩鬢斑早起偶隨雲水

出不知珂佩到柴關
翠竹青梧倚屋山秋寒日影下落班道人白晝心如
水只有清風為掩關

題細魚圖

誰剪胥江一尺濤尚分波百幾銀刀細鱗可是非神
物風雨還隨蜃氣高

鄭靜思小像

青山綠水是江南鶴鬢翩翩髮一簪萬疊瑤臺看不
厭却來海上望晴嵐

題張師夔春江聽雨圖

雲擁亂山山擁屋天浮野水水浮天江頭見說多風
雨蓬底高人自在眠

寄顏經畧羊酥

三山五月尚清寒新滴羊酥凍玉拌何物風流可相
稱免豪花淪水龍團

題倪中凱春山訪隱

海上青山面何人爲寫真日華僊掌曉雲氣舞衣春
竹墅人疑看桃源世尚秦兵塵方滿目莫惜往來頻
禱雨聖泉留題二首

數騎朝來出遠林青山可解隔氛稷靈泉久卓穿雲

錫近寺猶遺布地金古殿黽黽窺荔子空庭鷓鴣下
榕陰坐間煩暑都消盡更倚長松一解襟

萎艸盛開紅滿庭四圍山色晚偏青齋分香積松花
飯坐對珠函貝葉經劫火不焚唐刻在聖泉偏爲福
州靈何當洒作天瓢雨頓使朝來老眼醒

秋日城南有懷張師夔令尹

閭闔風來東海頭釣龍山下萬家秋荒祠擗葉飛黃
雀野水荷花浸白鷗對酒謾慚屏省飲移家渾似馬
人留舊遊忽憶張公子吹笛雙溪月滿舟

即事次李景儀治書韻

揚僕船歸百越平捷書今喜出甌寧秋高劔氣衝南
斗天近綸音動北溟萬里聲名雙鬢白百年文物一
羶青珠璣忽向三山落誰復歌詩繼魯垞

贈相里山人

七閩山色曉參天萬里東洋海水連欲借長風騎鶴
背却來平地看牛眠鋤雲已種三株樹駕壑空遺九
曲船誰謂蓬瀛相去遠卷中還有玉堂僊

題子固所藏鮮于墨蹟

一自昭陵藏墨本書名誰復更超群忽傳河朔專行
草不讓吳興變隸分黃鵠夜深隨落月白鵝秋冷化

樂題詩還咲老來狂海風船候擯柳信溪雨茶煎橄
攬香聖主需賢方有詔未應白髮老馮唐

城西晚步

桃花杏花爛熳紅半岩斜日滿林風青雲客子歌三
疊白髮僊人酒一中道路干戈思故國江湖書劔感
飄逢不才已分成樗櫟且把長鏡碧海東

遊玄沙馬上偶成

十里青山馬上看東風拂面尚微寒偶隨芳草來僧
寺却咲飛花點客鞍東野先生方載酒西都博士亦
彈冠莫怜白髮江湖遠且為諸公一盡歡

秋日移居永源寺者踰月臨別贈浩無涯和尚

塵世茫茫浩如海無涯觀海亦奇哉赤龍湧日水底
出白馬駕潮天上來北風吹作兩鬢雪平地震動千
山雷鳳凰池邊花爛熳玻璃盆裏青崔巍

挽朱郎中夫人

江上西風吹白雪山頭衰草怨黃昏朱儲盡說陶家
母韓姑原來魏國孫綠綺絃空愁海鶴紫簫聲斷散
文鴛它年太史書彤管更有恩封大里門

題仲穆山水

羽翠為崖金作坡白雲重疊護曾阿背琴童子松間
坐束帶僊人馬上過高閣半天開寶月飛流千尺寫
銀河王孫已老丹青在轉覺風流意氣多

荆門閘

長堤迢迢石嵯峨兩耳波濤枕上半半夜鳴鉦風滿
對五更提板雪生河上灘船重千牛力下水帆輕一
鳥過欲識漕輸誰畫策馬侯祠宇枕坡陀

李都事榮壽堂

繡衣初拜幕中賓詔許疏封及二親鳩杖御前頒白
玉魚軒花下從朱輪郡君得請賢康靖司馬增官說

舍人何似一門全壽祉白頭同謝寵章新

試院夜坐

滿地松陰翠欲流嬋娟偏解妬清幽
拖橙照夜官分署葦幙窺寒客擁裘
院裏知更鈴語細門前待曉履
聲稠紫烟吹散蓬萊近誰得僊壺第一籌

緡雲道中

時孫綱之同行
王子充期未至

五門宮闕擁官曹詔許乘風看海濤
擲地每慚孫綽賦登樓還意仲宣豪
梯田稻蕪黃龍甲閣道松森翠
鳳毛莫咲江南行客遠舉頭偏見日華高

泉州道中

千山落日丹霞北萬里孤城白水南
玉椀霜寒凝紫蔗金丸露暖熟黃柑
海高到岬纔封舶蕃國朝天亦
賜驂滿市珠璣醉歌舞幾人為爾竟沉酣

題張平章凝香閣

巖城控東南列戟衛華構日煥洞房深
芳瑯永清晝窈窕帶銷幃逶迤拂羅袖
還因踈雨駐忽逐微風溜燕坐飲冲襟
即此介純茂開門湖水綠一一來遠岫
飛鴻不可攀灝氣橫宇宙

寄題谷叟莊

連山起東南薄海勢逾迥丹霞峙華鄂
靈籟挾光景

絕壑蔓烟蘿白晝何深冷若人在空谷透迤遠凡境
浮雲謝軒冕雅志尚箕穎意適神愈超理悟心自省
日莫梁父吟白髮還一整

題倪元鎮小景

高松半為槎細竹亂如棘峰巒遠近見慘澹帶古色
幽居在林下可望不可即

贈貫朽石

我身如朽石石朽身不朽雨洒龍文班風吹獅子吼
涼生玉几香花落金壘酒跼蹐默相對因之葆眉壽

風雨送別張道亨愈憲

空山自寡閔况此連日雨清晨起開門隨意立東廡
風吹檄攬樹青子落當戶濕薪就齋厨早飯已及午
飢來美齏盤初非厭雕俎相知屬歲晚落落還可數
君去不可留雲帆在南浦

玄石歌次彥昭愈憲韻

女媧手煉五色石乖龍角闢人不識泗濱風捲入英
韶九奏功成萬夫方清標一染越江塵歲月蹉跎竟
誰拭秋莖露冷蝕生銅天柱雲收倚蒼壁何人為爾
出妖緇萬里遂得相迫隨無諸試劍謾劣崩螺女學
舞空差池嵌崕泄雨下墨黑霹靂忽起孤蟠螭夜深

星斗散如雪曉日未掛扶桑枝世間頑礦滔滔是草
根零落何足記瓦礫不混瓊瑤珍宗廟別有璠璣器
使君知己為作歌鵬鶚橫飛見高志青天五嶺秀夫
容且向三山看空翠

和李經畧寄廉院使韻

今晨欲別還復留兵塵瀕洞何時休海天萬里風浪
闊却思策馬登崇丘白頭寧復希世用高門大宅蜂
衙闕虞江雖少橘千頭陶家尚有齏百甕羨君慷慨
多真情一絲似重九鼎輕明朝沽酒再相約共坐西
樓聽雨聲

和達道夫寄李經畧韻

銀鞍白馬江南使散作五花雲滿地當門下馬看吹
簫掀髯別有飛騰志海波湧上山耳白日湘妃為君
起黃龍負米去朝天百萬都人盡懽喜老夫雪髮目
眇昏作事戾契人見暝阿誰顧我意最真沙頭一舸
鷗鷺親

和李治書遊玄沙寺

連山比起青龍嵒晴天直下雙蛟龍玉刻肺腑烟重
重自是身毒飛來峰黃金布地貝闕崇萬年之枝千
歲松亦有野客如茅容寶劔出匣光芙蓉上方笙磬

下方鐘挑花流水春溶溶日高驄馬來相從星斗錯
落錦繡曾愧予江海洋梗蹤

題牧牛渡水圖

兒騎牛兒騎牛兩牛渡水當中流一牛帶犢臨沙洲
沙洲泥深沒牛足中流浪高拍牛腹長繩墜手衣裹
身前者起顧後俯伏牛背歎傾不自由誰云穩比萬
斛舟待兒出險走平地畫圖忽落東海頭東海頭飯
牛之子曾封侯

吳水謠

吳之水兮有魴有鯉雖有魴鯉食之弗美豈曰弗美

不如我漪湖清且駛吳之陂兮有蒲有荷雖有蒲荷
食之弗嘉不如我漪湖安無波吳之野兮多黍與稌
雖多黍稌食之無補豈曰無補不如我漪水寬且膺
漪水之陽兮姑山之陰亦復瀕洞兮更阻深寒雨颼
颼兮白日雲寥寥我望不見兮實勞我心

北堂詩序

北堂者外兄李庭玉奉親之堂而余先人名之鄧公
善之書之龔公子敬又爲之記也李涇望族世變中
微庭玉父南翔甫娶於貢余姑也有淑行善居積相
與左右家復振迺謀徙居宣城之西未幾南翔沒庭

王益封立室廬園池務極崇麗而北堂為尤勝晨昏定省婦順子孝以供食膳必於斯堂而歲時上壽少長咸集綵衣欄犒觴豆交錯亦必於斯堂余以子姪之禮數得列拜堂下會飲堂上時宣城稱故家文物之盛皆推先焉後六七年余游京師歸則庭玉已物故又一年先姑亦去世及登斯堂而哭之視其書則鄧公逝矣讀其記則龔公逝矣想余姑之形容思余父之名扁此心之感慨悽愴當何如哉一旦庭玉之子岳携詩一卷而請曰人非事變斯堂尚存朝出暮歸不勝其悲幸加完葺以存先澤先生能強記之乎

嗚呼渭陽之送見舅如母北堂之名想姑如父杯圈不棄猶思手澤而况於斯堂乎且世之子不能守其業者多矣今子不惟能守而又加葺焉是不可以無記且非獨為子之慰實以慰余思也

陸氏世系表序

江東憲史陸仲賢南示余族譜一通其昭穆次第取法史遷年表綱舉目張親疎畢錄遠近備見蓋至於六十有二世矣余既閱已未嘗不嘆其世德之遠也先王制禮以服繫親至五世而止非欲人以路人視同姓也不過為之中制耳中世以降而五世外遂

至於吉不慶凶不弔視同姓與路人無異於是去先
王之意遠矣當是時也使族譜誠具為之後者按而
求之某也某所自出某也某所自出將必惕然自省
曰吾今千萬人之身其始一人之身也孝弟之心將
油然而生矣而昧者不知也今仲賢甫汲汲以脩譜為
事其知此者乎譜稱陸氏在吳郡者出自漢太中大
夫賈唐未之亂或有舉族居杭者錢氏欲用之遂徙
家山陰而居四明者又山陰由也聞人出若具大
將軍遜大司馬抗吾平原內史機清河內史雲唐國
子博士德明丞相亮國文貞公象宣城公贇吳郡公

表宋尚書左丞楚國公佃文安公九淵待制國史涓
南國伯游文學事業照映前後吾仲甫之譜之作也
非獨有以繫凡氏陸者孝弟之心蓋必有繩其祖武
而興起者矣語有之曰盛德必百世紀吾於陸氏有
徵焉

送宗人貢宜仲歸丹陽序

至正二年春二月宗人宜仲自溧上執其譜來謁曰
將訂吾所自出而收其未續者師泰敬受而合觀之
則先世出於大名之蒲城其南徙曲阿之柳墅與宣
城之南湖其世次行第又甚相契於是合族之人而

叙其故明日迺謁我始祖武德公之墓以及我曾大
父侍郎府君大父太監府君先考集賢府君而祭告
焉既畢事請序以別師泰聞之凡天下之受姓命氏
未有不本於聖賢之後而族屬之疏且遠未有不原
於一人之身也故君子欲訂其出收其續必知姓而
後可考氏知氏而後可論族苟戾乎是則宗庶不明
昭穆失次雖日認認以求其合必如斷潢絕港其何
由達其流而究其源哉然姓與氏族之訛自姬周之
末已不能免况歷世寢遠因官因賜因邑因其所能
因其所乘因字文之省因聲音之近紛紛錯繆其弊

不可勝言乎烏敢據其近似者矯之以爲同也唯我
貢氏得之黎陽公之字而漢御史大夫禹尤加著稱
千有七百年來固未嘗有若向之所謂錯繆者且柳
墅南湖之先由大名而渡江也於宜仲於師泰皆為
七世祖而二祖之行第相契嗚呼不妄援於已遠而
遺於已荒使人皆有以動其不敢忘祖之念其庶幾
乎宜仲之心重有所敢也宣城貢師泰序

雲溪菴記

吳松江之上三涇之口有高上人者莫茹架木以棲
其身扁曰雲溪門無藩垣室不墁甃引潮為池周以

竹對池上治圃以植蔬果其外平田廣野嘉穀彌望
橋其東南用渡來者去即徹之上人旦暮食息其中
土床木榻若將終焉余自千山泛舟江上因友人吳
景文過雲溪上人曰吾始受學禪林遊方之外甚幸
承教於碩師聞人今年七十九而茲屋之成且四十
年矣顧惟我佛真佛又何必膝上然以求佛也我且
拂石而箕坐對而飲棊罷飲謝則于于而步陶陶而
歌休休而卧不知天之高地之迥日月之往來寒暑
之代謝也客亦能同我樂乎余時憂患多病莫知所
對夕乃強起坐溪西南石上會有大魚數十尾浮游

松竹枇杷之陰投以果饌則波翻沫噴飛濺几席間
心甚樂之而不足以知上人之樂也迺相與一笑而
退

遊千山記

余來機山逾月居恒鬱鬱雖率意而行僑目而眎其
高深幽曠不暇窮也一旦乘小舟綠溪東二里許見
連岡矗矗直走飲溪復昂而拱神祠佛宇繡綺上下
有浮圖冠其顛者問之千山也山上四望則全吳之
勝殆無遺覽里人周彦英居其麓聞余到遣子從行
又東三數里少折而西止宿圓脩寺寺外大竹數萬

竿乍入委巷寒翠落入衣帽廩不可留其後穹堂層
軒阻以嵌崖帶以崇林雜樹蒙密蘿蔓聯綴每風從
山下回注叢薄則鱗羽森動隙光參差鸞鶴舉而蛟
龍驤也鳥多鷓鴣鷓鴣竊脂又有異禽類鴉正黑而
小終日飛鳴窓戶間若與人相樂者時余病熱多悻
亦為之洒然寺故曹宣慰創宣慰入粟萬石得官而
家廢子孫因歸之郡人姚氏云

歸隱庵記

雲間處士吳崇謙世居支縣之蘆城由蘆城徙郡城
之南久君怫然不樂者更徙三涇之口自號小村且

二十年矣一日由涇北二里許顧瞻草樹叢茂旁多
間田將復遷焉道見黃鼠人立而拱明日出如之明
日又如之處士曰是若迎我者豈偶然哉吾其終隱
於此矣屋後益封花果阻以重溪溪之外數十步有
沙阜穹窿若曝龜然大竹多至萬竿森立如綠玉處
士每過輒盡日迺去閒見雉雛竹間相嚮而馴未幾
雙兔踴躍伏於前因慨然曰始定宅而鼠拱我今雉
兔復見天其告我矣乎夫雉死不變士節之徵也兔
穴而藏菟裘之兆也遂築屋四楹扁曰歸隱語其子
野曰我壽當四百七十甲子明年我將死也必葬是

至期處士苑野謹十日而藏焉後十二年余客吳淞
江上野間泣請曰野之先世自大梁扈從來永嘉四
傳而至忠訓來蘆城又三傳而至我先君先君凡四
遷而終於此歸隱之扁手澤也先生其能賜一言乎
余聞吳氏之先出姬姓自泰伯讓國來吳遂以國氏
至延陵季子而後修讓德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猶且
超然有遺世絕俗之意况為其子孫者哉處士侗儻
負氣好周人之急嘗言鑿江引潮溉田數萬頃邑人
甚德之今貽其後者能使食有柔秔香稻甘瓜旨芋
嘉蔬瓊果之饌居有崇堂邃宇涼軒燠館紋篔漪簟

之適書有六經諸史浮圖老子醫卜衆技百家之言
又有鴈鳧兔雉魚鱉鱸鱸以供其弋釣其志亦欲使
後之人自食其力而無媿媿媿媿常從人以辱吾隱德
也野字景文慷慨尚義自嚴陵歸即不樂於仕豈將
慕季子之高風而繼先君之志乎雖然隱非君子之
得已也不得已而隱則可不當隱而隱則人其以我
為矯矣昔之人有二隱者一處北海之濱一處東海
之濱其出處窮達不同而為世教重則無不同者景
文去東海不遠他日或有駕四馬之乘載千金之璧
即其廬而聘焉者亦當視其時而進退之母徒諉曰

吾歸隱而已庶幾可爲繼志之大者并書以爲勸曰
文去東尚賢齋記

余客吳淞江之上獲交於吳君景文景文之子克潛
顧余尤厚荒村野水之濱即有不樂則杖策來往父
子間所以慰其窮愁霸苦者久矣一日克潛請曰甚
幸奉親有堂燕處有室而禮賓之次在西偏獨弗稱
也將闢屋之南嚮以通其明塞北嚮以寧其隩又疏
其東西以宜蚤莫之適扁其額曰尚賢庶幾賢者之
至於斯也有以寓吾崇敬尊奉之意而樂告吾以善
道也先生能辱記之乎余曰凡事之請皆其所已知

者余復何言哉然亦豈無一得爲子問學之助乎竊
聞之尚賢之辭嘗載見於易之傳矣其立言取義雖
不同其尊德崇善則無不同者在大有之上九曰履
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處崇高富有之極而能降
從有位之賢固可見上九之謙退不居矣然不知所
以致之者實由六五虛中而信順也在大畜之六五
曰剛上而尚賢能上健大正也夫以篤實光輝之德
而能外尊無位之賢固可見六五之資人以為善矣
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由上九剛健而能止也虛中
信順故從人之賢而賢者之助日益衆剛健能止故

不矜已之賢而在已之賢日加脩非深於易者其孰能之乎雖然世之人或有尚賢者矣而賢者卒不可得何哉豈甘魚鱻之味不適於口與靡曼之色不悅於目與窈眇之音不入於耳與宮室輿馬之奉不足以便其體而快其心與賢者固不為是也賢者不為是則凡所以崇敬尊奉之者亦必有其道矣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好賢必若此而後可以稱尚賢之實也否則外雖詡詡相徵逐而內實戾契不相合人亦孰肯樂告以善道哉克潛歸而復諸景文遂刻之楣間以為尚賢齋記

記河豚

河豚出江海之濱方春時伏游水底盛氣善怒遇物觸之圓張如鼓漁者何知其處沉鐵紈木槌下就之即仰浮波面曰網取之以為羹味絕美用作鱠作鱠皆可或云暮春柳花飛魚始太肥蓋不然出鹹水者肥早此云淡水魚爾然魚狀甚惡蝟皮駢齒忿腹短尾又性毒能殺人故人雖愛之而輒疑畏不敢食往年余客江陰見魚出時居人爭買取無問肝歟腸胃雜食之且更相餽遺不已比來松江其嗜之如江陰二州人最為善治河豚及問之則間亦有死於是者

矣大抵此魚有三種大者名青即君小者名班兒皆可食獨河豚載之傳記河豚又有三色淺黑無雜文者最佳褐色黑斑者次之文如點朱者有大毒其目睛昏血能立殺人必剗去之乙腴白如脂俗號西施乳肝大類鳧鴈者亦有毒然魚鱖肥在此去之則肉無味矣將食當披薄侵以新水使血淨如浮玉乃入釜或熬取油和肉而棄其滓如細類粟以酒沃之經宿大可比彈丸能脹人腹至死食者皆棄之獨江陰人飽啖無難色問之無它法在熟煮而已世傳菰筍蒿芽菘菜可去毒故庖者先鋪菜釜底次鋪肝次鋪肉

復以菜芼其上和薑桂五味熟烹之或生食則屑胡椒醞醢如常鱠絡非良法也昔者養生君子以其為害也往往作為詩文以相告戒而後之人若罔聞知曰食以傷生者猶踵相接嗚呼口腹之欲惑人如是哉余今備錄之者非以營滋味也顧惟馳峯熊掌猩唇燕髀之奇一失其時猶且屏而不食况茲鯉穢毒人之物乎君子能憤於彼而或不能忍於此至有拚命直一死之說亦可悲矣因記以為戒

三真觀碑

三真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碕山之麓西北二里許

穹林深池左右連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且備嗣漢天師聞而嘉之以神與父母爲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師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師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寢微因竊力田治生家用復充已而曰何爲是囂囂以勞吾形歟乃盡捐其家以爲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爲棲息乎其中而其徒之來日亦衆師旣委蛻明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

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牖廣其屋廬復於殿之左廡起如殿者四楹以祠東岳右廡亦如之以祠三官祠昏象天神地祇鬼物伏衛媿寺魚龍飛走百怪之狀撞鍾擊鼓笙磬互答簪星帔霞環珮瑤鳴祈禳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癘之苦矣余聞真武者北方黑靈玄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危上高旁下如蓋故類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者之名曰玄武玄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列於四司載於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徃徃先焉宋避祖諱易玄爲真而

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
父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為一太極之真也自一
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
道乎若是則觀之名三真亦奚疑况我皇元肇基朔
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
無所本哉元統甲戌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
間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氣和論議洒然已竊異之
及見其徒費惟正潘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致堅與諸
弟子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夫然後知陳君之賢果能
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日觀始創於至元庚寅

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九十四有五年而規制
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
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
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刑會稽道出鎮上
陳迎笑上手曰龍石待子文久矣余赧焉無以應退
即舟中為書其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媚神曰神之
徠兮連蜷修與熙兮後先容穆穆兮離帝前閱光景
兮俾民無愆神之駐兮旆墨墨雲駢駢兮沍園則
披髮仗劔兮威以力享庶幾兮籩豆有式神之返
兮旆差差盼饗享兮玄螭諧樂將徹兮忝顧懷烈騰

上下兮降福孔皆

余編玩齋集即已卒業貢生欽搜諸敝篋又得先生遺稿數紙雜詩若文共八十一首一日持來予讀之愛而不能捨也仍為校定刻附卷後外有幽懷賦一首詞意頗不類歸之欽俾自錄入家集云蓋欽與武俱郡庠生徒余受詩經武已登壬午鄉薦欽俟後舉貢氏世不乏人矣歲甲申良月日性又識

貢禮部玩齋集拾遺卷終



